中华古籍保护

記類

樊侯廟災記

歐陽脩

鄭之盜有入樊侯廟刳神象之腹者既而大風雨雹近鄭之田麥苗皆死人咸駭曰侯怒而為之也余謂樊侯本以屠狗立軍功佐沛公至成皇帝位為列侯邑食舞陽剖符傳封與漢長久禮所謂有功德於民則祀之者歟舞陽距鄭既不遠又漢楚常苦戰滎陽京索間亦侯平生提戈斬級所立功處故廟而食之宜矣方侯之參乘沛公事危鴻門振目一顧使羽失氣其勇力足有過人者故後世言雄武稱樊將軍宜其聰明正直有遺靈矣然當盜之傳刃腹中獨不能保其心腹腎腸哉而反貽怒於無罪之民以騁其恣雖何哉豈生能萬人敵而死不能庇一邪豈其靈

不神於禦盜而反神於平民以駭其耳目邪風霾雨雹天之所以震耀威罰有司者而侯又得以濫用之邪蓋聞陰陽之氣怒則薄而為風霾其不和之甚者凝結而為雹方今歲且久旱伏陰不興壯陽剛燥疑有不和而凝結者豈其適會民之自災也邪不然則喑嗚叱吒使風馳霆擊則侯之威靈暴矣

待漏院記

王元之

天道不言而品物享歲功成者何謂也四時之吏五行之佐宣其氣矣聖人不言而百姓親萬邦寧者何謂也三公論道六卿分職張其教矣是知君逸於上臣勞於下法乎天也古之善相天下者自咎夔至房魏可數也是不獨有其德亦皆務于勤爾況宰相乎朝廷自國初因舊制設宰臣待漏院于丹鳳門之右示勤政也至若

北闕向曙東方未明相君啓行煌煌火城相君至止噦噦鑾聲金門未闢玉漏猶滴微盖下車于焉以息待漏之際相君其有思乎其或兆民未安思所泰之四夷未附思所来之兵革未息何以弭之田疇多蕪何以闢之賢人在野我將進之佞臣立朝我將斥之六氣不和災眚荐至顑避位以禳之五刑未措欺詐日生請修德以釐之憂心忡忡待旦而入九門既啓四聰甚邇相君言焉時君納焉皇風于是乎清夷蒼生以之而富庶若然則總百官食萬錢非幸也宜也其或私讎未復思所以逐之舊恩未報思所以榮之子女玉帛何以致之車馬器玩何以取之姦人附勢我將陟之直士抗言我將黜之三時告災上有憂色播巧詞以悅之羣吏弄法君聞悠言進諂容以媚之私心慆慆假寐而坐九門既開重瞳屢回相君言焉時君

惑爲政柄于是乎隳哉帝位以之而危矣若然則死下獄投遠方幷不幸也亦宜也是知一國之政萬人之命懸于宰相可不愼歟復有無毀無譽旅進旅退竊位而苟禄備員而全身者亦無所取爲棘寺小吏王禹偁爲文請誌院壁用規于執政者

小竹樓記

王元之

黃岡之地多竹大者如椽竹工破之刳去其節用代陶瓦比屋皆然以其價廉而工省也子城西北隅雉堞毀棄蓁莽荒穢因作小樓二間與月波樓通遠吞山光平浸江瀕幽閒遼夐不可具狀夏宜急雨有瀑布聲冬宜密雪有碎玉聲宜鼓琴琴調虛暢宜詠詩詩韻清絶宜圍棊子聲丁丁然宜投壺矢聲錚錚然皆竹樓之所助也公退之暇披鶴氅衣戴華陽巾手執周易一卷焚香默坐消遣世慮江山之外第見風帆沙鳥煙雲竹樹而已待其酒力醒茶煙歇送夕陽迎素月亦謫居之勝槩也彼齊雲落星高則高矣幷幹疊讌華則華矣止于貯妓女蔵歌舞非騷人之事吾所不取吾聞竹工云竹之爲瓦僅十稔若重覆之得二十稔噫吾以至道乙未歲自翰林出滁上丙申移廣陵丁酉又入西掖戊戌歲除日有齊安之命已亥閏三月到郡四年之間奔走不暇未知明年又在何處豈懼竹樓之易朽乎後之人與我同志嗣而葺之庶斯樓之不朽也

袁州學記

李覯江

皇帝二十有三年制詔州縣立學惟時守令有哲有愚有屈力殫慮祗順德意有假宮僭師苟具文書或連數城亡誦弦聲倡而不和教尼不行三十有二年范陽祖君無擇知袁州始至進諸生知學官闕狀大

懼人材放失儒效闊踈無以稱上意旨通判潁川陳君侁聞而是之議以克合相舊夫子廟陋隘不足改為乃營治之東厥土燥剛厥位面陽厥材孔良瓦甓黝堊丹漆舉以法故殿堂室房廡門各得其度生徒有舍庖廩有次百爾器備竝手偕作工善史勤晨夜展力越明年成舍萊且有日旰江李覯諗于衆曰惟四代之學考諸經可見已秦以山西鏖六國欲帝萬世劉氏一呼而関門不守武夫健將賣降恐後何邪詩書之道廢人唯見利而不聞義焉耳孝武乘豐富世祖出戎行皆孳孳學術俗化之厚延于靈獻草茅危言者折首而不悔功烈震主者聞命而釋兵羣雄相視不敢去臣位尚數十年教道之結人心如此今代遭聖神爾袁得賢君俾爾由庠序踐古人之迹天下治則譚禮樂陶吾民一有不幸猶當伏大節為臣死忠為子死孝使人有所賴且有所法是惟朝家教學之意若其弄筆以徼利達而已豈徒二三子之羞抑為國家之憂

伍子胥廟記

王安石

余觀子胥出死亡逋竄之中以客寄之一身卒以說吳折不測之楚仇執恥雪名震天下豈不壯哉及其危疑之際能自慷慨不顧萬死乎諫於所事此其志與夫自恕以偷一時之利者異也孔子論古之士大夫若管夷吾臧武仲之屬苟志於善而有補於當世者咸不廢也然則子胥之義又曷可少耶康定二年予過所謂胥山者周行廟庭歎吳亡千有餘年事之興壞廢革者不可勝數獨子胥之祠不徙不絕何其盛也豈獨神之事吳之所興蓋亦子胥之節有以動後世而愛尤在於吳也後九年樂安蔣公為杭使其州人力而新之予與為銘也

烈烈子胥發節窮逋遂為冊臣奮不圖軀諫合謀行
隆隆之吳厥廢不遂邑都俄墟以智死昏忠則有餘
胥山之顛殿屋渠渠千載之祠如祠之初孰作新之
民勸而趨維忠肆懷維孝肆孚我銘祠庭示後不誣

慈溪縣學記

王安石

天下不可一日而無政教故學不可一日而亡於天
下古者井天下之田而黨庠術序國學之法立乎其
中鄉射飲酒春秋合樂養老勞農尊賢使能攷藝選
言之政至于受成獻馘訊囚之事無不出於學於此
養天下智仁聖義忠和之士以至一偏之材一曲之
學無所不養而又取士大夫之材行完潔而其施設
已嘗試於位而去者以為之師釋奠釋菜以教不忘
其學之所自遷徙徧逐以勉其怠而除其惡則士朝
夕所見所聞無非所以治天下國家之道其服習必
於仁義而所學必皆盡其材一日取以脩公卿大夫
百執事之選則其材行皆已素定而士之脩選者其
施設亦皆素所見聞而已不待閱習而後能者也古
之在上者事不慮而盡功不為而足其要如此而已
此二帝三王所以治天下國家而立學之本意也後
世無井田之法而學亦或存或廢大抵所以治天下
國家者不復皆出於學而學之士羣居族處為師弟
子之位者講章句課文字而已至其陵夷之久則四
方之學一廢而為廟以祀孔子於天下斲木搏土如
浮屠道士法為王者像州縣吏春秋帥其屬舍奠於
其堂而學士者或不與焉蓋廟之作出於學曠近世
之法然也今天子即位若干年頗脩法度而草近世
之不然者當此之時學稍稍立於天下矣猶曰州之
士滿二百乃得立學於是慈谿之士不得有學而為

孔子廟如故廟又壞不治令劉君在中言州使民出
錢將脩而作之未及為而去時慶曆某年也後林君
肇至則曰古之所以為學者吾不得而見而法者吾
不可以毋循也雖然吾有民人於此不可以無教即
因民錢作孔子廟如令之所云而治其四旁為學舍
構堂其中帥縣之子弟起先生杜君醇為之師而興
于學噫林君其有道者耶夫吏者無變令之法而不
失古之實此有道者之所能也林君之為其幾於此
者越之隱君子其學行宜為人師者也夫以小邑得
賢令又得宜為人師者為之師而以脩純一易治之
多美茂之村易成也杜君
俗而進美茂易成之村雖拘於法限於勢不得盡如
古之所為吾固信其教化之將行而風俗之成也夫
教化可以美風俗雖然必久而後至于善而令之吏
其勢不能以久也吾雖喜且幸其將行而又憂夫來
者之不吾繼也於是本其意以告來者云

君子齋記

王安石

天子諸侯謂之君卿大夫謂之子古之為此名也所
以命天下之有德故天下之有德通謂之君子有天
子諸侯卿大夫之位而無其德可以謂之君子蓋稱
其位也有天子諸侯卿大夫之德而無其位可以謂
之君子蓋稱其德也位在外也遇而有之則人以其
名予之而以貌事之德在我也求而有之則人以其
實予之而心服之夫人服之以貌而不以心與之以
終身而無謫者蓋亦幸而已

矣故古之人以名為羞以實為慊不務服人之貌而
思有以服人之心非獨如此也以求在外者不可
以力得也故雖窮困屈辱樂之而弗去非以夫窮困
詘辱為人之樂者在是也以夫窮困詘辱不足以槩
吾心為可樂也已河南裴君主簿於洛陽治齋於其
官而命之曰君子裴君豈慕乎在外者而欲有之乎
豈以為世之小人衆而躬行君子者獨我乎由前則
失已由後則失人吾知裴君不為是也亦曰勉於德
而已蓋所以楠於其前朝夕出入觀焉思古之人所
以為君子而務及之也獨仁不足以為君子獨智不
足以為君子仁足以盡性智足以窮理而又通乎命
此古之人所以為君子也雖然古之人不云乎德輶
如毛毛猶有倫未有欲之而不得也然則裴君之為
君子也孰儀焉故予嘉其志而樂為道之

連水軍淳化院經藏記　王安石

道之不一久矣人善其所見以為教於天下而傳之
後世後世學者或徇乎身之所然或誘乎世之所趨
或得乎心之所好於是聖人之大體分裂而為八九
博聞該見有志之士補苴調胹異以就完而力不足
又無可為之地故終不得盖有見於無思無為退藏
於密寂然不動者中國之老莊西域之佛也佛既以
此為教於天下而傳後世故為其徒者多寬平不枝
質靜而無求不忮似仁無求似義當士之夸漫盜奪
有已而無物者多於世則趑然高蹈其為有似乎吾
之仁義者豈非所謂賢於彼而可與言者耶若通之
瑞新閩之懷璉璉皆今之為佛而趑然吾所謂賢而與
之遊者也此二人者既以其所學自脫於世之淫濁
而又皆有聰明辨智之才故吾樂以其所得者問語

焉與之游忘日月之多也璉嘗謂予曰吾徒有善因者得屋於漣水之城中而得吾所謂經者五千四十八卷於京師歸市匭而藏諸屋將求能文者為之書其經藏者之歲時而以子之愛我也故使其徒來屬能為我強記之乎善因者蓋嘗為屋於漣水之城中而因瑞新以求予記其歲時予辭而不許者也於是問其藏經之日某年月日也夫以二人者與予游而善因屬我之勤豈有他哉其不可以終辭乃為之書而并告之所以書之意使鑱諸石

放鶴亭記

蘇軾

熙寧十年秋彭城大水雲龍山人張君之草堂水及其半扇明年春水落遷於故居之東東山之麓升高而望得異境焉作亭於其上彭城之山岡嶺四合隱然如大環獨缺其西十二而山人之亭適當其缺春夏之交草木際天秋冬雪月千里一色風雨晦明之間俯仰百變山人有二鶴甚馴而善飛旦則望西山之缺而放焉縱其所如或立於陂田或翔於雲表暮則傃東山而歸故名之曰放鶴亭郡守蘇軾時從賓客僚吏往見山人飲酒於斯亭而樂之挹山人而告之曰子知隱居之樂乎雖南面之君可與易也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詩曰鶴鳴于九皐聲聞于天蓋其為物清遠閑放超然于塵垢之外故易詩人以比賢人君子隱德之士狎而玩之宜若有益而無損者然衛懿公好鶴則亡其國周公作酒誥衛武公作抑戒以為荒惑敗亂無若酒者而劉伶阮籍之徒以此全其真而名後世嗟夫南面之君雖清遠閑放鶴者猶不得好好之則亡其國而山林遁世之士雖荒惑敗亂如酒者猶不能為害而況於鶴乎由此觀之其

為樂未可以同日而語也山人忻然而笑曰有是哉乃作放鶴詞鶴之歌曰鶴飛去兮西山之缺高翔而下覽兮擇所適翩然歛翼婉將集兮忽何所見矯然而復擊獨終日於澗谷之間兮啄蒼苔而履白石鶴歸來兮東山之陰其下有人兮黃冠草屨葛衣而鼓琴躬耕而食兮其餘以波飽歸來歸來兮西山不可以久留元豐元年十一月初八日記

超然臺記

蘇軾

凡物皆有可觀苟有可觀皆有可樂非必怪奇偉麗者也餔德啜漓皆可以辭果蔬草木皆可以飽推此類也吾安往而不樂夫所為求福而辭禍者以福可喜而禍可悲也人之所欲無窮而物之可以足吾欲者有盡美惡之辨戰乎中而去取之擇交乎前則可樂者常少而可悲者常多是謂求禍而辭福夫求禍而辭福豈人之情也哉物有以盡之矣彼遊於物之內而不遊於物之外物非有大小也自其內而觀之未有不高且大者也彼其高大以臨我則我常眩亂反覆如隙中之觀鬬又焉知勝負之所在是以美惡橫生而憂樂出焉可不大哀乎余自錢塘移守膠西釋舟揖之安而服車馬之勞去雕墻之美而蔽采掾之居背湖山之觀而適桑麻之野始至之日歲比不登盜賊滿野獄訟充斥而齋廚索然日食杞菊人固疑余之不樂也處之期年而貌加豐鬢之白者日以反黑余既樂其風俗之淳而其吏民亦安予之拙也於是治其園圃潔其庭宇伐安丘高密之木以修補破敗為苟全之計而園之北因城以為臺者舊矣稍葺而新之時相與登覽放意肆志焉南望馬耳常山出沒隱見若近若遠庶幾有隱君子乎而其東則盧

山秦人盡教之所從遁也西望穆陵隱然如城郭師尚父齊威公之遺烈猶有存者比俯濰水慨然太息思淮陰之功而弟其不終臺高而安深而明夏涼而冬温雨雪之朝風月之夕余未嘗不在客未嘗不從擷園蔬取池魚釀秫酒滄脫粟而食之曰樂哉遊乎方是時余弟子由適在濟南聞而賦之且名其臺曰超然以見余之無所往而不樂者蓋遊於物之小也

傳神記

蘇軾

傳神之難在目顴顧虎頭云傳形寫影都在阿睹中其次在顴頰吾嘗於燈下顧自見頰影使人就壁模之不作眉目見者皆失笑知其為吾也目與顴頰似餘無不似者眉與鼻口可以增減取似也傳神與相一道欲得其神之天法當於衆中陰察之今乃使人具衣冠坐注視一物彼方欽客自持豈復見其天乎凡人意思各有所在或在眉目或在鼻口虎頭云頰上加三毛覺精采殊勝則此人意思蓋在頰頰間也優孟學孫叔敖抵掌談笑至使人謂死者復生此豈舉體皆似亦得其意思所在而已使畫者悟此理則人人可為顧陸吾嘗見僧惟真畫魯魯公初不甚似一日往見公歸而甚喜曰吾得之矣乃於眉後加紋隱約可見作俛首仰視揚眉而蹙頰者遂大似南都程懷立衆稱其能於傳吾神大得其全懷立舉止如諸生蕭然有意於筆墨之外者也故以吾所聞助發之

莊子祠堂記

蘇軾

莊子蒙人也嘗為蒙漆園吏沒千餘歲而蒙未有祀之者縣令秘書丞王兢始作祠堂求文以為記謹按史記莊子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其學無所不闚然

要本歸於老子之言故其著書十餘萬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漁父盜蹠胠篋以詆訾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術此知莊子之粗者余以為莊子蓋助孔子微服出亡而門者難之其要不可以為法耳楚公子則不可以為事公子力門者出之事固有倒行而逆施者以僕為不愛公子則不可故莊子之言皆實予而文不予陽擠而陰助之其正言蓋無幾至於詆訾孔子未嘗不微見其意其論天下道術自墨翟禽骨釐彭蒙慎到田駢關尹老聃之徒以至於其身皆以為一家而孔子不與其尊之也至矣然余嘗疑盜蹠漁父則非眞詆孔子者至於讓王說劍皆淺陋不入於道反復思之得其寓言之終曰陽子居西遊於秦遇老子老子曰而睢睢而盱盱而誰與居太白若辱盛德若不足陽子居蹵然變容其往也舍者將迎其家公執席妻執巾櫛舍者避席煬者避竈其反也舍者與之爭席矣去其讓王說劍漁父盜蹠四篇以合於列禦寇之篇曰列禦寇之齊中道而反曰吾驚焉吾食於十漿而五漿先餽然後悟而笑曰是固一章也莊子之言未終而昧昔勤之以入其言余不可以不辨凡分章多篇皆出於世俗非莊子本意

喜雨亭記

蘇軾

亭以雨名志喜也古者有喜則以名物示不忘也周公得禾以名其書漢武得鼎以名其年叔孫勝狄以名其子其喜之大小不齊其示不忘一也余至扶風之明年始治官舍為亭於堂之北而鑿池其南引流種樹以為休息之所是歲之春雨麥於岐山之陽其占為有年既而彌月不雨民方以為憂越三月乙卯

乃雨甲子又雨民以為未足丁仰大雨三日乃止官吏相與慶於庭商賈相與歌於市農夫相與抃於野憂者以樂病者以愈而吾亭適成於是舉酒於亭上以屬客而告之曰五日不雨可乎曰五日不雨則無麥十日不雨可乎曰十日不雨則無禾無麥無禾且荐飢獄訟繁興而盜賊滋熾則吾與二三子雖欲優遊以樂於此亭其可得耶今天不遺斯民始旱而賜之以雨使吾與二三子得相與優游而樂於此亭者皆雨之賜也其又可忘耶既以名亭又從而歌之曰使天而雨珠寒者不得以為襦使天而雨玉飢者不得以為粟一雨三日繄誰之力民曰太守太守不有歸之天子天子曰不然歸之造物造物不自以為功歸之大空太空冥冥不可得而名吾以名吾亭

李君山房記

蘇軾

象犀珠玉恠瑋珍之物有悅於人之耳目而不適於用金石草木絲麻五穀六材有適於用而用之則弊取之則竭悅於人之耳目而適於用用之而不弊取之而不竭賢不肖之所得各因其才仁智之所見各隨其分才分不同而求無不獲者惟書乎自孔子聖人其學必始於觀書當是時惟周之柱下史老聃為多書韓宣子適魯然後見易象與魯春秋季札聘於上國然後得聞詩之風雅頌而楚獨有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士之生於是時得見六經者蓋無幾其學可謂難矣而皆習於禮樂深於道德非後世君子所及自秦漢已來作者益衆紙與字畫日趨於簡編而書益多世莫不有然學者益以苟簡何哉余猶及見老儒先生自言其少時欲求史記漢書而不可得幸而得之皆手自書書曰夜誦讀惟恐不及

近歲市人轉相摹刻諸子百家之書曰傳萬紙學者之於書多且易致如此其文詞學術當倍蓰於昔人而後生科舉之士皆束書不觀遊談無根此又何也余友李公擇少時讀書於廬山五老峯下白石庵之僧舍公擇既去而山中之人思之拍其所居為李氏山房藏書凡九千餘卷公擇既已涉其流探其源採剥其華實而咀嚼其膏味以為已有發於文詞見於行事以聞名於當世矣而書固自如也未嘗少損將以遺來者供其無窮之求而各足其才分之所當得是以不藏於家而藏於其故所居之僧舍此仁者之心也余既衰且病無所用於世惟得數年之閒盡讀其所未見之書而廬山固所願游而不得者蓋將老焉盡發公擇之藏拾其餘棄以自補庶有益乎而公擇求余文以為記乃為一言使來者知昔之君子見書之難而今之學者有書而不讀為可惜也

醉白堂記

蘇軾

故魏國忠獻韓公作堂於私第之池上名之曰醉白取樂天池上之詩以為醉白堂之歌天下之士聞而疑之以為公既已無愧於伊周矣而猶有羨於樂天何哉軾聞而笑曰公豈獨有羨於樂天而已乎方且願為尋常無聞之人而不可得者天之生是人也將使任天下之重則寒者求衣飢者求食凡不獲者求得苟有以與之將不勝其求是以終身慶乎憂患之域而行乎利害之塗豈其所欲哉夫忠獻公既已相三帝安天下矣浩然將歸老於家而天下共挽而留之莫釋也當是時其有羨於樂天無足怪者然以樂天之平生而求之公較其所得之厚薄淺深孰有孰無則後世之論有不可欺者矣文致太平武定亂略

謀安宗廟而不自以為功急賢才輕爵禄而士不知其恩殺伐果敢而六軍安之四夷八蠻想聞其風乘而天下以其身為安危此公之所有而樂天之所無也乞身於強健之時退居十有五年曰與其朋友賦詩飲酒盡山水園池之樂府有餘帛廩有餘粟而家有聲妓之奉此樂天之所有而公之所無也忠言嘉謨效於當時而文采表於後世死生窮達不易其操而道德高於古人此公與樂天之所同也公飢不以其所有自多亦不以其所無自少將推其同者而自託焉方其寓形於一醉也齊得喪忘禍福混貴賤等賢愚同乎萬物而興造物者遊非獨自比於樂天而已古之君子其處已也厚其取名也廉是以實浮於名而世誦其美不厭以孔子之聖而自比於老彭自同於丘明自以為不如顏淵後之君子實則不至而皆有侈心焉臧武仲自以為聖白圭自以為禹司馬長卿自以為相如揚雄自以為孟軻崔浩自以為子房然世終莫之許也由此觀之忠獻公之賢於人也遠矣昔公嘗告其子忠彥將求文於軾以為記而未果公薨既葬忠彥以告軾為義不得辭也乃泣而書之

黃州快哉亭記

蘇轍

江出西陵始得平地其流奔放肆大南合湘沅比合漢沔其勢益張至於赤壁之下波流浸灌與海相若清河張君夢得謫居齊安即其廬之西南為亭以覽觀江流之勝而余兄子瞻名之曰快哉蓋亭之所見南北百里東西一舍濤瀾洶湧風雲開闔晝則舟楫出沒於其前夜則魚龍悲嘯於其下變化倏忽動心駭目不可久視今乃得玩之几席之上舉目而足西

望武昌諸山岡陵起伏草木行列煙消日出漁夫樵
父之舍皆可指數此其所以為快哉者也至於長洲
之濱故城之墟曹孟德孫仲謀之所睥睨周瑜陸遜
之所馳騖其流風遺迹亦足以稱快世俗昔楚襄王
從宋玉景差於蘭臺之宮有風颯然至者王披襟當
之曰快哉此風寡人所與庶人共者耶宋玉曰此獨
大王之雄風耳庶人安得共之玉之言蓋有諷焉夫
風無雄雌之異而人有遇不遇之變楚王之所以為
樂與庶人之所以為憂此則人之變也而風何與焉
士生於世使其中不自得將何往而非病使其中坦
然不以物傷性將何適而非快今張君不以謫為患
收會計之餘功而自放山水之間此其中宜有以過
人者將蓬户甕牖無所不快而況乎濯長江之清流
挹西山之白雲窮耳目之勝以自適也哉不然連山
絶壑長林古木振之以清風照之以明月此皆騷人
志士之所以悲傷憔悴而不能勝者烏覩其為快哉
也哉

蘇轍

王氏清虛堂記

王君定國為堂於其居室之西前有山石壞奇琬琰
之觀後有竹林陰森冰雪之植中置圖史百物而名
之曰清虛日與其遊賢士大夫相從於其間嘯歌吟
咏舉酒相屬油然不知日之既夕凡遊於其堂者蕭
然如入於山林高僧逸人之居而忘其京都塵土之
鄉也或曰此其所以為清虛者耶客曰不然凡物自
其濁者視之則清者為清自其實者視之則虛者為
虛故清者以濁為汙而虛者以實為礙然而皆非物
之正也蓋物無不清亦無不虛存焉惟清濁一觀而
至清存焉雖山石之堅而至虛存焉夫惟清濁一觀而

虛實同體然後與物無匹而至清且虛者出矣今夫
王君生於世族弃其綺紈膏粱之習而跌蕩於圖書
翰墨之圍沉酣縱恣洒然與衆殊好至於鍾王虞褚
顏張之逸迹顧陸吳盧王韓之遺墨雜然前陳贖之
傾囊而不厭慨乎思見其人而不得則既與世俗遠
矣然及其年曰益壯學曰益篤經涉世故出入患禍
顧疇昔之好知其未離乎累也乃始發其篋出其
玩好投以與人而不惜將曠焉黜去外累而獨求諸
內意其有眞清虛者在焉而未見之也王君浮沉京
師多世外之交而又娶於梁張公氏張公超達遠騖
體乎至道而順乎流俗君嘗試以吾言問之其必有
得於是矣

黃魯直

松菊亭記

期於名者入朝期於利者適市期於道者何之哉反
諸己而已矣鍾鼓管絃以飾喜鈇鉞干戈以飾怒山
川松菊所以飾嶺閑者哉貴者知軒冕不可忍而有
收其餘日而就閑者矣富者知金玉之不可守而有
收其餘力而就閑者矣蜀人韓漸正翁有范蠡計然
之策白圭猗頓之材無所用於世而用於其禓中更
三十年而富百倍乃築堂於山水之間自名曰松菊
以書走京師乞記於山谷道人山谷道人笑之曰韓
子眞知金玉之不可守欲收其餘力而就閑者乎今
將問子斯堂之作將以歌舞乎將以耕桑乎將以歌
舞則獨歌舞而樂不若與人樂之與少歌舞而樂不
若與衆樂之夫歌舞者豈可以徒樂之哉恤飢問寒
以拊孤哀券弃責以拊貧冠婚喪祭以拊宗補耕
助斂以拊客如是則歌舞於堂人皆粲然相視曰韓
正翁尚能樂之乎此樂之情也將以耕桑則何時已

哉金玉之爲物然入則悖出多藏則厚亡它日以遺子孫賢則損其志愚則益其過韓子知及此豈爲之哉雖然歌舞就閑之日以休耕桑之心反身以期於道豈可以無孟獻子之友哉昔者孟獻子以百乘之家有友五人皆無獻子之家者也必得無獻子之家者與之友則仁者助施義者助均智者助謀勇者助決取諸左右而有餘使宴安而不毒又使子弟日見所不見聞所不聞賢者以成德愚者以寡怨於此聽隱居之松風臺淵明之菊露可以無愧矣

迎薰堂記

馬子才

元祐二年春三月馬子與二三子客於程氏堂程氏髃客酒半酣道古今治亂成敗事慘戚不樂有風生於簷户間飄人襟裾已而入肌骨蕩滌腸胃胷中之感拂不平者不覺散失起視萬物欣欣熙熙如春臺之人有喜笑色萬竅起音如歌詠太平之聲長枝牽柔婉曼婀娜如翟羽庭脩舞蹈盛德客曰異哉是風何氣也馬子曰噫嘻嗟嗟此南風也遼乎邈哉曠數百千歲有時乎一來今其時乎吾試爲客歷古以數幾年幾何時乃一來今幾來矣吾聞舜孝格天五弦之上微動帝指拂拂以起被動植鳥獸魚鼈感若湯之時吹雲橫霓霈作霖雨掃滌八載之孽而吾民復蘇文武成康酣和塞周飄然自阿敦及路薨使天地祖考安樂福禄漢孝文時吾民阜財國亦富實太倉中都之儲者不可勝計唐太宗正觀之間與三代同其和年穀屢登行旅不粮外户不閉斷獄希少幾至刑措　宋受天命駈逐羣陰聖子神孫保養休息吾聞間數十世聖人必興是風必來若合符矣禍災愁愠之氣亡以滅息而生氤氲舜五百餘歲至於湯湯

五百餘歲至于周九百餘歲至于漢八百餘歲
至于唐唐三百餘歲至于宋自舜迄今三千三百
餘歲矣是風也凡六來非此六時其風中人狀直悽
悽着物顏色零落顦顇吾與客今日之所遇何茲其
幸歟客於是名其堂曰迎薰而馬子記之

楊東山

桂芳堂記

西昌王尊遠作堂植木犀兩株于庭扁其堂曰桂芳
蓋取諸六一先生植桂比芳操之句謁予記之予曰
桂古也清輝之芬媲之于蘭小山之幽媚之于松仰
天之高神之于月非古也蓋自鑿均以來昉乎爾昉
者何騷焉而已矣騷者何文焉而已矣既而布衣韋
帶之士由乎文希乎名敷奏明試乃計功而取象焉
至于唐進士遂以豔科目之得雋命之曰折桂桂之
初服豈端使然哉雖然進士之科目桂之似焉否也
桂之在月否也月中之桂可得而折否也士取天子
之科目而以折月中之桂自珍然則無天子之科目
則有天上月中之桂否乎盖神之耳神之所以勸
之不然則天子之科目誰其貴之乎弗之貴則弗之
慕弗之慕則弗之學貴斯慕慕斯學學斯成至此而
後知桂之功歟桂之功桂之末也盍反其本請諏諸
日月之輪幾何桂之根何傳桂之榦何挺桂之枝葉
何傳桂之華實何榮何謝如之何而折之如之何而
即之吾將有問焉問惡在人是也人惡在學是也有
學此有人有人此有桂有桂此有芳抑嘗觀其芳乎
木若白玉質之淑也華若金粟藹之英也葉追璧瑤
非智之巧乎鄰塞青霄非聖之清乎曰淑焉曰英焉
曰巧焉曰清焉士者反躬不當爾耶既樹之必攀之
既手之必身之故曰君子於桂比操焉然則唐人折

桂之名抑未耳盍反其本彥達有子二人長曰登字
君庸以文爲博士弟子負次曰發字君正皆力學操
卓名噪焉不在茲乎吾於是知桂之雙人
之梓

介然堂記

揚東山

與人同可乎同之靡則隨與人異可乎異之夾則睽
譬之於水決諸東則東決諸西則西惟決者之爲而
水無擇焉匪隨也乎水可也人不可也與鄉人立其
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將浼焉彼冠之不正於吾無
與也於吾奚浼也望而去之弗竢其親夫如是稱天
下微與居匪睽也乎喻可也實不可也隨而弗睽
失也誇睽而弗隨其失也孤弗隨弗睽弗誇弗孤孰
能之乎吾親友曾君名強立字立夫其人也奚縣知
之立夫未始障西風之塵而不妨看南山之雲未始
弋矣天之鳶而不妨騎飛仙之鸞雲雖不吾與吾將
強而覩故雲留而塵去鸞雖不吾迎吾將強而乘故
鸞翔而鳶冥曷濟登茲蓋有道焉涵茹古今不饜不
止久大德業不盈不已洙泗之流吾捻其清杏壇之
芳吾櫬其英天地吾師也聖哲吾朋也孟子曰富貴
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非
吾立夫歟立夫以介然名其堂其伯父死疑書其扁
來命余記之余曰介然烏乎名立夫曰後山先生聞
徐仲車之風而悅之因其門人江季恭寄牋焉季恭
爲仲車言友人陳无已親賢樂善介然不群於流俗
願納交于下執事強立於後山是慕故於介然是取
余曰親賢樂善介然不屋余不知也子其問諸後山
後山不知也子其問諸季恭季恭曰之仲車耳之後
山身之立夫心之心至焉耳次焉不知後山之爲立

夫乎立夫之爲後山乎我欲仁斯仁至矣予於立夫乎觀立夫不羣於流俗茲其本也其學其文皆卓爾特立見稱於鄉常以周官一經之業頡頏於師友吾知其立身揚名介然於時見稱於天下也必矣茲其末也本末粹矣吾於立夫乎觀

宜雪軒記　　楊誠齋

東江劉元渤語其友周直夫曰吾於世味未嘗外其堂嚌其胾也人馳而我止我所偭人所嚮也頑獨有所癖昔子猷癖於竹靈均癖於蘭和靖癖於梅吾皆兼此而有之若病膏肓若嗜土炭未易瘳也吾既聚三物而群植之又開軒以臨之子盍有以名吾軒且謁之誠齋以記吾所以名直夫未有以對也退而訪予於南溪之上相與道元渤語欲取王元之竹樓記之辞名軒以宜雪予曰子得之矣萬物莫不病乎雪也不病乎雪者梅歟竹歟蘭歟豈惟不病之亦復宜之惟梅得雪而後潔白者有朋惟蘭與竹得雪而青蒼者無朋今也相與曹處於劉子軒窻之前並駈於歲寒風雪之會若相友以道相摩以義揜之而色愈明凛之而氣愈清摧之而節愈貞者也予嘗試評是三物矣殆有似夫君子盖身幽而名白似鄭子眞鑑中而銖外似嚴子陵群洿而孤清似伯夷叔齊云元渤名渭喜客而樂教子士之賢者多從之游視其癖則知其人矣

霜節堂記　　楊誠齋

淦江之胡俗尚眞素故其緒愿以慤業尚勤肄故其室亨以盈襟帶圖史故其子孫文而秀尸祝師友故其賓客英且　如清江二嚴艮齋一謝皆與之還往予雖耳剽而未面識也予方造朝充職友生蕭森追

送予於白沙固請曰胡君邦仲經始一堂旁羅六齋前陳萬竹將使其子弟耕於是獵於是以穫享百聖之皐壤願因森以假寵于門請名斯堂而記之予曰子不觀夫堂下之竹乎石老而瘦土悍且堅若無物也春雷夜興土膏迸裂朝起視之牙者角者長者短者彪者炳者洪者纖者如錐出囊如羝觸藩人固玩而怡之雨一濯焉風一揠焉漂然鳳蹌跪然龍升技起平地蕩靡昭回君子之學出乎士極乎聖發乎身加乎天下國家固不當爾乎不知其人視其友不知胡氏視其竹退之雲縹節儲霜嘗試以霜節名之其可齋曰存曰率曰敏曰養曰求曰悱云

閬州張侯廟記　曾鞏

事常蔽於其智之不周而辨常過於所惑智足以周於事而辨至於不惑則理之微妙皆足以盡之今夫推策灼龜審於夢寐其為事至淺世常尊而用之未之有改也坊庸道路馬蠶猫虎之靈其為類至細世常嚴而事之未之有廢也水旱之災日月之變與夫兵師疾癘昆虫鼠豕之害凡一慝之作世常有祈有報未之有此也金縢之書雲漢之詩其意可謂至而其辭可謂盡矣夫精神之極其叩之無端其測之甚難而尊而信之如此其備者皆聖人之法何也彼有接於物者存乎自然世既不得而無則聖人固不得而廢之亦理之自然也聖人者豈用其聰明哉善因於理之自然而已其智足以周於事而其辨足以不惑則理之微妙皆足以盡之也故古之有為於天下者盡已之智而聽於人盡人之智而聽於神未有能廢其一也書曰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所謂盡已之智而聽於人盡人之智而聽於神

也繇是觀之則苟卿之言以謂雩筮救日小人以爲
神者以疾夫世之不盡乎在已若而聽於神其可也
謂神之爲理者信然則過矣蔽生於其智之不周而
過生於其所惑也閬州於蜀爲巴西郡蜀車騎將軍
領司隸校尉西鄉張侯名飛字益德嘗守是州之
東有張侯之家至今千有餘年而廟祀不廢每歲大
旱禱雨輒應嘉祐中比數歲連熟閬人以謂張侯之
賜也乃相與率錢治其廟舍大而新之始侯以智勇
爲將號萬人敵當蜀之初與魏將張郃相距於此能
破郃軍以安此土可謂功施於人矣其殁也又能澤
而賜之則其食於閬人不得而廢也豈非宜哉知州
事尚書職方員外郎李君獻卿字材叔以書來曰其
爲我書之材叔好古君子也乃爲之書而以余之所
聞於古者告之

墨池記

曾鞏

臨川之城東有地隱然而高以臨于溪曰新城新城
之上有池窪然而方以長曰王羲之之墨池者荀伯
子臨川記云也羲之嘗慕張芝臨池學書池水盡黑此
爲其故跡豈信然邪方羲之之不可強以仕而嘗極
東方出滄海以娛其意於山水之間豈其徜徉肆恣
而又嘗自休於此邪羲之之書晚乃善則其所能蓋
亦以精力自致者非天成也然後世未有能及者豈
其學不如彼邪則學固豈可以少哉況欲深造道德
者邪墨池之上今爲州學舍學教授王君盛恐其不
章也書晉王右軍墨池之六字於楹間以揭之又告
於鞏曰願有記推王君之心豈愛人之善雖一能不
以廢而因以及乎其跡耶使後人尚之如此況仁人莊
者邪夫人之有一能而使

士之遺風餘思被於後世者如何哉

蘭堂記

羅壽老

元祐四年予出而仕司法於滁五年季春作堂於廨宇之東南堂之前植蘭數十本微風飄至庭檻馥馥然予方休乎堂上欣然咲曰猗歟蘭哉是可以名吾堂蘭之爲物幽而芳者也嘗讀楚詞每咲屈原喜命蘭以自況原之幽操峻節卓然自拔於腐濁之俗而不受世汙染茲誠無愧於蘭矣然彼不知夫蘭之於所居非側僻險絶之曽崖則幽荒寂寞之窮谷煩篠惡草相與蒙翳曽不得與黄茅白葦俱出而用於世若也原一不偶於楚輒自顦顇窘辱極矣而蘭猶自若也原一不偶於楚輒自隕生爲澤畔愁吟之鶡客死爲江上漂泊之游魂又豈不知所謂無人而自芳者數意蘭之德浚然不可以榮辱拘其有道吾子也故予之於蘭猶賢朋友也不敢輒玩之載以高臺衛以脩檻所以枝其畢汙而養其潔也富奇不入吾庭者忌夫繁英縟彩之傷其質也嘉菊數叢錯峙而間列者懼其太孤易挠於風雨而以夫氣類稍同者助之也唯予之病於世久矣而聞道晚世念一至往往顧影自咲軒楹之間徘徊閑吟而與蘭相值俯而視仰而思則釋然而自愧噫由斯以往朝於是焉襲蘭之馨莫於是焉擷蘭之英携書就觀引酒對酌庶幾久與之俱化

不息齋記

胡仁仲

紹興二十有九年春友生毛子請曰以謨齋房衡麓先生名曰不息惟義之奥至於今十年若存若亡請先生辭而達之以比盤盂几杖之銘戒庶幾可以朝夕從事予聞其言喟然歎曰先兄既爲子名我其可不敷暢厥義以勵子志然難言也子試察夫天地之

間有一物息者乎仰觀於天日月星辰不息於行也俯觀於地鳥獸草木不息於生也進而觀乎市井之間農工商賈不息於貨財也退而觀乎朝廷之上卿士大夫不息於爵位也滔滔天下若動若植是曾無一物息者矣今予凡以不息教子無乃使子泯泯然與萬物同波淪胥以亡乎將何以收子之放志表萬物而正之邪惟予知其有道也子其審聽吾之言乎夫日月星辰雖不息於行而息於象鳥獸草木雖不息於生而息於形卿士大夫之不息於爵位也而固息於名農工商賈之不息於貨財也而固息於利夫有所息則滯於物滯於物者不全於天不全於天者雖日月星辰不能以自化而況於六尺之軀乎噫六尺之軀有神妙而世俗之人不自知也聖人闇之曰人者天地之心也此心宰制萬物象不能滯形形不能嬰名名不能榮辱利不能窮通幽贊於鬼神明行乎禮樂經綸天下充周徧日新無息雖先聖作乎無始而後聖作乎無窮本無二性文豈有陰陽寒暑之累死生古今之間哉是故學爲聖人者必務識心之體焉識其體矣不息所以爲仁也此聖人與天爲一之道大哉言乎舜舉知之乎吾徒其可以日月至焉而已乎孔子曰學而時習之此不息之端也言有盡而無窮有志於道者可忽諸

植松記

陳著卿

木之無芬香艷美而無益於人之觀者莫松若也然有三異焉其心可以立獨其色可以受變其氣餘可以延年是則木之可以益乎人之觀者其有過於松者乎嗟乎世以芬香艷美取人者多矣予於觀松得

記且頌云

伊松之心匪鐵而堅一日獨夫千年比干伊松之色可霜可雪汲黯立朝聳憚在列伊松之幹終古弗畔夷齊卧山呼之不返夫松之有是三者初不假乎藻飾之功人之不能然者寧不有媿於此松

敬齋記

張敬夫

孟氏沒聖學失傳寥寥千數百載間學士大夫馳騖四出以求道泥傳註溺文辭又不幸而高明汨於異說終莫知其所止嗟夫道之難明也如此非道之難明也求之不得其本也　宋興又百餘載有大儒出於河南兄弟並立發明天下之全　古人之大體推其源流上繼孟氏始曉然示人以致知主敬爲聖學始終之要顧世方樂於荒唐放曠之論窮大而大其居視斯言若易焉者而曾莫思其然也天下之生久矣紛綸轇轕曰動曰植變化萬端而人爲天地之心應萬事具萬理萬理在萬物而其妙著於人心一物不體則一理息一理息則一事廢一理之息萬理之紊也一事之廢萬事之隳也心也者貫萬事統萬理而爲萬物之工宰者也致知所以明是心也敬者所以持是心而勿失也故曰主一之謂敬又曰無適之謂一噫其必識夫所謂一而後有以用力也且吾視也聽也言也手足之運動也曷爲然乎知心之不離乎是則其可斯須而不敬矣乎吾飢而食也渴而飲也朝作而夕息也夏葛而冬裘也軌使之乎知心之不外乎是則其可斯須而不敬矣乎蓋心生生而不窮者道也敬則生矣生則烏可已也怠則放放則死矣是以君子畏天命不敢遑寧懼其一失而同於庶物也仁壽崔子霖以敬名齋而請予記之予嘉其志

之美也則不敢辭吾鄉之士往往秀偉傑出而吾子霖方有志於斯道以與朋遊共講之予歎夫同志之鮮也乃今得吾子霖而子霖又將與其朋友共之益知吾道之不孤也故樂爲之書

釣臺記

呂東萊

由東陽江而下逕新定郡五十里得嚴陵瀨盖東漢嚴先生遯世不屈耕釣於冨春山後人因以名其瀨也孫吳析冨春爲桐廬是瀨亦來屬焉顧野王輿地志曰桐廬縣南有嚴子陵漁釣處石上平可坐十人名爲釣壇即今紀之釣臺也獨兩臺對峙野王所不紀盖亦捅言之耳　明道二年范文正公自右司諫守是邦始築屋祠先生而爲之記瀨之旁白雲源乃唐詩人方處士故廬文正公之遊釣臺也嘗絶江訪其遺蹟以其象寘祠之左文正公沒郡人思之遂侑食於右坐焉歲祀浸遠此意弗嗣　淳熙五年侍郎蕭公出鎮道祠下慨然曰國家稽用唐武德舊典姓是州爲嚴則先生之祠乃名教之首頹圮若是可乎顧急於民瘼未暇也居二年政成化洽以餘錢新之時某病廢卧旁郡公以書見諉記其成固辭不可乃復於公曰方王氏移國以光武之大志先生之高氣相與共學夫豈區區呻吟佔畢之末哉漢官威儀既復薄海内外臣子之責皆塞矣亦何必奮臂其間哉沒身丘壑固先生之素尚也帝睠焉有懷俾以形旁求於夫下得非在廷諸臣奉令承教之不給未有當帝意者邪三聘而至車駕即日幸其館勉其相助爲理所以處先生者不薄矣匪徒屈萬乘之重爲故人之光寵也先生雖以巢由自命視一世若不足以浼之觀與侯霸尺牘劘切之意見於言外豈於帝惓惓

未能忘邪浩然而歸使人主有終身瞻望不及之嘆
施及後世賓友耆俊遂爲家法士之聞風興起者堅
節正操見危授命項背相望其有益人之國興朝夕
忒納雲臺之下者未知其孰多孰少也枝必類本響
必報聲使先生微有意於傲世立名一再傳之後且
將爲西晉之清塵矣而東京之俗又而益勵名撿之
外綜理幹畧亦往往高出後世浒其流而尋其源則
建武之高節孰可訾邪至於節義之弊變爲亢激特
上無建用皇極之君均調消息之爾非造端者之過
也後先生且千年文正公來主斯地祀典始舉曠百
世而相感者固自不常遇邪今公作牧復大葺祠宇
以續前人之緒繼自今以往浒江下上者款門而心
開升堂而容肅風清檝濯寒泉哦山高水長之詩政
足樂也則公豈專爲一邦勸哉祠之前則羊裘軒其
東則客星閣招隱堂岸江立表以識路簻山作亭以
待慕或葺或因面勢位置各有思致皆受成於公以
非大指所存故不詳列主其役者司户參軍吳桂

司馬温公祠堂記

張文潛

元祐元年九月甲子丞相司馬公薨朝廷議所以追
崇之於是進爵爲公而國于温惟司馬氏系出晉安
平獻王孚而獻王河内温人也故惟本其故家而封
之五年奉議郎王仲孺爲温令告其邑人曰惟司馬
公道德功烈著於朝廷施及生民者自匹夫匹婦與
夫羌外戎狄悍夫姦民心莫誠服左右兩宮捨于太
平是其功德宜配社稷天下祀之而温者國也顧不
能祠而可乎於是度地作堂畫公像而禮祠焉告于
譙郡張來使記之來爲之言曰盛德之不作于世久
矣古之所謂盛德者不施而民服無事而民信未嘗

動顏色見詞氣而天下從之若子弟之慕父兄故其
爲功也不勞而物莫之能禦三代之亡聖賢不作而
士之能有所立于世者亦多矣然皆費心殫力拍天
下而從之以其智勝之而後能有成是何也德不足
而取辦于其才故也故其所建立勞苦而戔陋夫豈
不欲爲盛德之事哉蓋其所積者有不足故也子產
君子也猶曰唯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
子產豈欲爲猛哉以謂德之效實難懼夫好高之難
成也是以甘心于其次以求夫無失嗚呼德者子產
之所難而況其下者乎故自秦漢而後更千有餘歲
而盛德之士不作蓋無足怪惟司馬公事君而君敬
之未嘗求民而民與之非其類者有不合而無不信
受其罰者有不悅而無敢謗其自洛入覲也鄙邑田
里至于京師觀者千萬環聚嗟嘆至于泣下嗟乎此
可以言語術智得之哉故其相天下也因物之所利
而與之因人之所厭而更之從容指麾內外響應而
天下無事矣蓋自秦漢以來至公而盛德之效始見
于世可謂盛矣嗚呼當大事處大疑勇者招敵智者
召謀惟有德而後萬物服則夫二聖之所以用公其
可知也夫其辱游公之門而喜王君之好德使以其
說書于堂而刻之

江州濂溪書堂記

朱熹

道之在天下者未嘗亡惟其託於人者或絕或續故
其行於世者有明有晦是皆天命之所爲非人智力
之所能及也夫天高地下而二氣五行紛綸錯揉升
降往來於其間其造化發育品物散殊莫不各有固
然之理而其最大者則仁義禮智信之端君臣父子
昆弟夫婦朋友之倫而已是其周流充塞無所虧間

夫豈以古今治亂爲存亡者哉然氣之運也則有淳漓判合之不齊人之稟也則有清濁昏明之或異是以道之所以託於人而行於世者惟天所畀乃得與焉而人卦晝洛書呈而九疇叙而孔子於斯文之興喪亦未嘗不推之於天聖人於此其不我欺也審矣若濂溪先生者其天之所畀而得乎斯道之傳者歟不然何其絶之久而續之易晦之甚而明之亟也蓋自周衰孟軻氏没而此道之傳不續更秦及漢歷晉隋唐以至于我有宋藝祖受命五星集奎實開文明之運然後氣之漓者淳判者合清明之稟得以全付乎人而先生出焉不繇師傳默契道體建圖屬書根極領要當時見而知之有程氏者遂擴大而推明之使夫天理之微人倫之著事物之衆鬼神之幽莫不洞然畢貫于一而周公孔子孟氏之傳煥然復明於當世有志之士得以探討服行而不失其正如出於三代之前者嗚呼盛哉非天所畀其孰能與於此先生姓周氏諱敦頤字茂叔世家春陵而老於廬山之下因取故里之號以名其川曰濂溪而築書堂於其上今其遺墟在九江郡治之南十里而其荒蕪弗不治則有年矣淳熙丙申潘侯慈明與其通守吕侯勝已始緩作堂其廳揭以舊名以奉先生之祀而吕侯又以書來屬其記之某愚不肖不足以及此獨幸嘗切有聞於程氏之學者因得伏讀先生之書而想見其爲人比年以來屏居無事嘗欲一泛九江入廬阜濯纓此水之上以致其高山景行之思而病不得往誠不自意乃今幸甚獲假文字以託姓名於其間也於是竊原先生之道所以得於天而傳於人者以傳其事

如此使後之君子有以觀效而作興焉是則庶幾兩侯之意也云尒

稽古閣記

朱熹

人之有是身也則心有是心也則必有是理若仁義禮智之爲體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爲用是則人皆有之而非由外鑠我也然聖人之所以教不使學者收視反聽一以反求諸心爲事而必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又曰博學審問謹思明辨而力行之何哉蓋理雖在我而或蔽於氣稟物欲之私則不能以自見學雖在外然皆所以講乎此理之實及其浹洽貫通而自得之則又初無內外精粗之間也世變俗衰士不知學挾冊讀書者既不過於誇多鬬靡以爲利禄之計其有意於己者又直以爲可以取足於心而無事於外求也是以墮於彿老空虛之邪見而於義理之正法度之詳有不察焉其幸而或知理之在我與夫學之不可以不講者則又不知循序致詳虛心一意從容以會乎在我之本然是以急遽淺迫終已不能浹洽而貫通也嗚呼是豈學之果不可爲書之果不可讀而古先聖賢所以垂世立教者果無益於後來哉道之不明其可歎已鄂州州學教授許君中應既新其學之大門而因建閣於其上攢藏紹興石經兩朝宸翰以爲寶鎮又取板本九經諸史百氏之書列置其旁不足則使人以幣請於京師之學官使其學者討論誦說得以饜飫而開發焉其役始於紹興辛亥之冬而訖於明年之夏其費亡慮三百萬而取諸廩士之贏者蓋三之一其餘則太守煥章閣待制陳公居仁轉運判官薛侯叔似實資之而總卿詹侯體仁戎帥張侯詔亦揮金以相焉既成因

予之友蔡君元定以來請曰願有記也予雅聞許君之學蓋有志於爲已而意其所以學者亦曰取足於心而已矣今以是舉觀之則見其所以誨人者甚平且實然後知其所以自爲者不以泯心思滅聞見爲極至之歸也因爲之記其本末而并推近世所以爲學讀書之病請具刻焉以告登此閣而讀此書者使姑無溺於俗學之下流無迷於異端之捷徑則於理之在我者庶乎有以深求而自得之矣道之不明豈是患哉

疑道山房記

吳澂

永平鄭侯鵬南嚴重清謹爲時名流而不以所能自足也謂仕必資於學學必志於道別業在滕州築山房爲游居之所取子思子之語而扁之曰凝道不遠二千里走書徵言於予夫世之成室屋者往往有記記者紀其棟宇之規制營構之歲月而已稍能文辭者可命也而奚以予言爲侯之意寧不以予嘗講聞於儒先之緒論而欲俾言其所謂凝道者乎嗚呼道不易言也言之易者未必真有見也非真有見而言是妄言也而予何敢夫子曰爲之難言之得無訒乎雖然侯之意不可以不答也詎容已於言哉請言其似道在天地間猶水之在大海道之中有人猶水之中有器浸灌此器者水也納受此水者器也水中之器或沉或浮而器中之水或入或出器與水未合一也水在器中疑而爲水則器與水永不相離而水爲器所有矣人之於道猶是也有以凝之則道在我無以疑之則道自道我自我道豈我之有哉人之生也或智或愚或賢或不肖均具此性則均受此道不於賢智而豐不於愚不肖而嗇也愚不肖之不賢智若

者何也能凝不能凝之異耳嗚呼子思子言道所以
有貴於能凝者歟凝之方尊德性而道問學也德
性者我得此道以爲性尊之如父母尊之如神明則
存而不失養而不害矣然又有進修之功焉蓋德性
之內無所不備而理之固然不可不行也欲知所固然欲行所當然舍學問奚可
德性一而學問之目八子思子言之詳矣不待予言
也廣大精微高明中庸故也新也厚也禮也皆德性
之固然當然者盡之極之溫之知之問學以進吾所
知也致之道之敦之宗之問學以修吾所行也尊德
性一乎敬而道問學兼乎知與行一者立其本兼者
互相發也問學之力到功深則德性之体全用傳道
之所以凝也夫雖然此非可以虛言言亦在夫實爲
之而已矣斯道也人人可得而有也況如侯之卓卓
者哉其凝之也予將驗侯之所爲侯名雲翼今爲江
南行御史臺都事延祐四年臨川吳澂記

高林孔子廟記

劉因

安肅高林里距吾居五十里聞有孔子廟枉道而拜
焉訊其創始復興之由里之耆老劉禎等言廟起于
五代之際又而廢毀金大定間鄉先生孫直卿率里
中豪族盧田劉三氏始修葺之迄今至元庚辰圮壞
幾盡禎劉氏孫也復率盧氏子孫共繼先志經營於
其年之春逮明年秋廟貌既尊乃與祭器以祀事告
成且爲鄉約春秋釋奠之禮俾可以繼里人自以非
學者而祀先聖恐踰禮制請就質焉予按禮釋奠於
先聖先師謂學詩書禮樂者各以所習業而祭其先
師者也孔子豈詩書禮樂專門其師耶既非詩書禮樂之官
而私者耶詩書禮樂官所得專門而私之師豈學官所得

且不得而私又豈後世俗儒記誦詞章者之所得而私也禮飲食必祭祭先造飲食者也蓋以吾之所以享此者斯人之力也孔子立人道者也今吾之所以爲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而不淪胥於禽獸之域者其誰之力歟於一飲食而知報其力於此而不知所以報焉惑矣諸君其勉行事無辭禎等曰諾且請書其辭於石併記歲月之始末云

文章類選卷之四

序類

思歸引序

石季倫

余少有大志奓蕩流俗弱冠登朝歷位二十五年五十以事去官晚節更樂放逸篤好林藪遂肥遁於河陽別業其制宅也却阻長隄前臨清渠植木幾於萬株流水周於舍下有觀閣池沼多養鳥魚家素習技頗有秦趙之聲出則以游目弋釣爲事入則有琴書之娛父好服食咽(伊練)氣志在不朽慨然有淩雲之操欲復見牽羈婆娑於九列困於人間煩黷常思歸而永歎尋覽樂篇有思歸引儻古人之情有同於今故制此曲有絃無歌今爲作歌辭以述余懷恨時無知音者令造新聲而播於絲竹也

三月三日曲水詩序

顏延年

夫方策既載皇王之迹已殊鐘石畢陳舞詠之情不一雖淵流遂往詳略異聞然其宅天衷立民極莫不崇尚其道神明其位拓（土洛）世貽統固萬葉而爲量者也有宋函夏帝圖弘遠高祖以聖武定鼎規同造物皇上以叡文承歷景屬宸居隆周之卜既永宗漢之兆在焉正體毓德於少陽王宰宣哲於元輔畧緯昭應山瀆效靈五方雜遝（從合）四隩（於六）來暨選賢建戚則擇之於茂典施命發號必酌之於故實大予協樂上庠肆教章程明密品式周備國容眡令而動軍政象物而具箴闕記言校文講藝之官采遺於內輶車朱軒懷荒振遠之使論德于外赬莖素毳（昌銳）并柯共穗之瑞史不絕書棧山航海踰沙軼（余日）漠之貢府無虛月烈燧千城通驛萬里穹居之君內首稟朔卉服之酋廻面受吏是以異人慕響俊民間出警蹕清夷表

褱悅穆將徙縣中宇張樂岱郊增類帝之宮飭禮神之館塗歌邑誦以望屬車之塵者久矣日躔（直連）胃維月軌青陸皇祇發生之始后王布和之辰思對上靈之心以惠庶萌之願加以二王干邁出餞戒告有詔掌故爰命司歷獻洛飲之禮具上巳之儀南除輦道北清禁林左關巖隥（都鄧）右梁潮源略亭皐跨芝廛苑太液懷曾山松石峻垝（古毀）葱翠陰煙游泳之所攢萃翔驟之所往還於是離宮設衛別殿周徼旌門洞立延惟接柸閱水環階引池分席春官聯事蒼靈奉塗然後升秘駕胤緹（徒兮）騎搖玉鑾發流吹天動神移淵旋雲被以降于行所禮也既而帝暉臨幄百司定列鳳蓋俄軫虹旗委旆肴蔌（速）芬藉觴醳（亦）泛浮妍歌妙舞之容銜組樹羽之器三奏四上之調六莖九成之曲競氣繁聲合變爭節龍文飾轡青翰侍御華裔

殷至觀聽驚集楊袂風山舉袖陰澤靚靜裝藻野衽
服綺川故以殷隱賑軫外區煥衍都內者矣上膺萬
壽下禔氏移百福巾筵稟和闔堂依德情盤景遠歡洽
日斜金駕揔駟聖儀載飭不縣方且排鳳闕以高游開爵園而廣宴並命在位
展詩發志則夫誦美有章陳信無愧者歟

送李愿歸盤谷序

韓愈

太行之陽有盤谷盤谷之間泉甘而土肥草木蕃茂
居民鮮少或曰謂其環兩山之間故曰盤或曰是谷
也宅幽而勢阻隱者之所盤旋友人李愿居之愿之
言曰人之稱大丈夫者我知之矣利澤施于人名聲
昭于昔坐于廟朝進退百官而佐天子出令其在外
則樹旗旄羅弓矢武夫前呵從者塞途供給之人各
執其物夾道而疾馳喜有賞怒有刑才畯滿前道古
今而譽盛德入耳而不煩曲眉豐頰清聲而便体秀
外而惠中飄輕裾翳長袖粉白黛綠者列屋而閑居
妬寵而負恃爭妍而取憐大丈夫之遇知於天子用
力於當世者之所爲也吾非惡此而逃之是有命焉
不可幸而致也窮居而閉處外高而望遠坐茂樹以
終日濯清泉以自潔採於山美可茹釣於水鮮可食
起居無時惟適之安與其有譽於前孰若無毀於其
後奚以有樂於身孰若無憂於其心車服不維刀鋸
不加理亂不知黜陟不聞大丈夫不遇於時者之所
爲也我則行之伺候於公卿之門奔走於形勢之途
足將進而趑趄口將言而囁嚅處穢汙而不羞觸刑
辟而誅戮僥倖於萬一老死而後止者其於爲人賢
不肖何如也昌黎韓愈聞其言而壯之與之酒而爲

之歌曰盤之中維予之宮盤之土可以稼盤之泉可濯可沿盤之阻誰爭予所窈而深廓其有容繚而曲如往而復嗟盤之樂兮樂且無殃虎豹遠跡兮蛟龍遁藏鬼神守護兮呵禁不祥飲則食兮壽而康無不足兮奚所望膏吾車兮秣吾馬從子于盤兮終吾生以徜徉

送孟東野序

韓愈

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草木之無聲風撓之鳴水之無聲風蕩之鳴其躍也或激之其趍也或梗之其沸也或炙之金石之無聲或擊之鳴人之於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后言其謌也有思其哭也有懷凡出乎口而爲聲者其皆有弗平者乎樂也者鬱於中而泄於外者也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金石絲竹匏土革木八者物之善鳴者也維天之於時也亦然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是故以鳥鳴春以雷鳴夏以蟲鳴秋以風鳴冬四時之相推敓其必有不得其平者乎其於人也亦然人聲之精者爲言文辭之於言又其精也尤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其在唐虞咎陶禹其善鳴者也而假以鳴夔弗能以文辭鳴又自假於韶以鳴夏之時五子以其歌鳴伊尹鳴殷周公鳴周凡載於詩書六藝皆鳴之善者也周之衰孔子之徒鳴之其聲大而遠傳曰天將以夫子爲木鐸其弗信矣乎其末也莊周以其荒唐之辭鳴楚大國也其亡也以屈原鳴臧孫辰孟軻荀卿以道鳴者也楊朱墨翟管夷吾晏嬰老聃申不害韓非嗜到田駢鄒衍尸佼孫武張儀蘇秦之屬皆以其術鳴秦之興李斯鳴之漢之時司馬遷相如楊雄最其善鳴者也其下魏晉氏鳴者不及於古然亦未嘗絕也就其善者其聲清

以浮其節數以急其辭搖以哀其志弛以肆其爲言也亂雜而無章將天醜其德莫之顧邪何爲乎不鳴其善鳴者也唐之有天下陳子昂蘇源明元結李白杜甫李觀皆以其所能鳴其存而在下者孟郊東野始以其詩鳴其高出魏晉不懈而及於古其他浸淫乎漢氏矣從吾遊者李翱張籍其尤也三子者之鳴信善矣抑不知天將和其聲而使鳴國家之盛邪抑將窮餓其身思愁其心腸而使自鳴其不幸邪三子者之命則懸乎天矣其在上也奚以喜其在下也奚以悲東野之役於江南也有若不釋然者故吾道其命於天者以解之

送許郢州序

韓愈

愈嘗以書自通於于公累數百言其大要言先達之士得人而託之則道德彰而名聞流後進之士得人而託之則事業顯而爵位通下有矜乎能上有矜乎位雖恒相求而喜不相遇于公不以其言爲不可復書曰足下之言是也于公身居方伯之尊蓄不世之材而能與卑鄙庸陋相應荅如影響是非忠乎君而樂乎善以國家之務爲已任者乎愈雖不敢私其大恩抑不可不謂之知已恒矜而誦之情已至而事不從小人之所不爲也故於使君之行道刺史之事以爲于公贈凡天下之事成於自同而敗於自異爲刺史者恒私於其民不以實應乎府爲觀察使者恒急於其賦刺史不安其官觀察使不得其政財已竭而斂不休人已窮而賦愈急其不去爲盜也亦幸矣誠使刺史不私於其民觀察使不急於其賦刺史曰吾州之民天下之民也惠不可以獨厚觀察使亦曰某州之民天下之民也斂不可以

獨急如是而政不均令不行者未之有也其前之言者于公既已信而行之矣今之言者其有不信乎縣之於州猶州之於府也有以事乎上有以臨乎下同則成異則敗者皆然也非使君之賢其誰能信之愈於使君非燕游一朝之好也故其贈行不以頌而以規

上巳日燕太學聽彈琴詩序　韓愈

與衆樂之之謂樂樂而不失其正又樂之尤也四方無鬬爭金革之聲京師之人既庶且豐天子念致理之艱難樂居安之閑暇肇置三令節詔公卿羣有司至于其日率厥官屬飲酒以樂所以同其休宣其和感其心成其文者也三月初吉實惟其時司業武公於是總太學儒官三十有六人列燕于祭酒之堂罇俎既陳肴羞惟時醆斝序行獻酬有容歌風雅之古辭斥夷狄之新聲褒衣危冠與與如也有儒一生魁然其形抱琴而來歷階以昇坐于罇俎之南鼓有虞氏之南風賡之以文王宣父之操優游夷愉廣厚高明追三代之遺音想舞雩之詠歎及暮而退皆充然若有得也武公於是作歌詩以美之命屬官咸作之命四門博士昌黎韓愈序之

贈崔復州序　韓愈

有地數百里趨走之吏自長史司馬已下數十人其祿足以仁其三族及其朋友故舊樂乎心則一境之人喜不樂乎心則一境之人懼丈夫官至刺史亦榮矣雖然幽遠之小民其足跡未嘗至城邑苟有不得其所能自直於鄉里之吏者鮮矣況能自辨於縣吏乎能自辨於縣吏者鮮矣況能自辨於刺史之庭乎由是刺史有所不聞小民有所不宣賦有常而民產

無怛水旱癘疫之不期民之豐約懸於州（句）縣令不以信連帥不以信民就窮而斂愈急吾見刺史之難爲也崔君爲復州其連帥則于公崔君有刺史之榮而無其不復人于公之賢足以庸崔君之賢足以庸崔君有將在於此乎愈嘗辱于公之知而舊游于崔君慶復人之將蒙其休澤也於是乎言

送董邵南序

韓愈

燕趙古稱多感慨悲歌之士董生舉進士連不得志於有司懷抱利器欝欝適茲土吾知其必有合也董生勉乎哉夫以子之不遇時苟慕義彊仁者皆愛惜焉矧燕趙之士出乎其性者哉然吾嘗聞風俗與化移易吾惡知其今不異於古所云邪聊以吾子之行卜之也董生勉乎哉吾因子有所感矣爲我弔望諸君之墓而觀於其市徃有昔時屠狗者乎爲我謝曰

明天子在上可以出而仕矣

送浮屠文暢師序

韓愈

人固有儒名而墨行者問其名則是校其行則非可以與之游乎如有墨名而儒行者問之名則非校其行而是可以與之游乎揚子雲稱在門牆則揮之爲法焉浮屠師文暢喜文章其周遊天下凡有行必請於搢紳先生以求詩歌其所志貞元十九年春將行東南柳君宗元爲之請解其裝得所得叙詩累百餘篇非至篤好其何能致多如是邪惜其無以聖人之道告之者而徒牽浮屠之說贈焉夫文暢浮屠也如欲聞浮屠之說當自就其師而問之何故謁吾徒而來請也彼見吾君臣父子之懿文物事爲之盛其心有慕焉拘其法而未能入故樂聞其說而請之如吾徒者宜當告之以二帝三

王之道日月星辰之行天地之所以著鬼神之所以
幽人物之所以蕃江河之所以流而語之不當又爲
浮屠之說而瀆告之也民之初生固若禽獸夷狄然
聖人者立然后知宮居而粒食親親而尊尊生者養
而死者藏是故道莫大乎仁義教莫正乎礼樂刑政
施之於天下萬物得其宜措之於其躬休安而氣平
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
是傳之文武文武以是傳之周公孔子書之於冊中
國之人世守之今浮屠者孰爲而孰傳之邪夫鳥俛
而啄仰而四顧夫獸深居而簡出懼物爲之已害也
猶且不脫焉弱之肉彊之食今吾爲文暢安居而暇
食優游以生死與禽獸異者寧可不知其所自邪夫
不知者非其人之罪也知而不爲者惑也悅乎故不
能即乎新者弱也知而不以告人者不仁也告而不
以實者不信也余既重柳請又嘉浮屠能喜文辭於
是乎言

送王含秀才序

韓愈

吾少時讀醉鄉記私怪隱居者無所累於世而猶有
是言豈誠旨於味邪及讀阮籍陶潛詩乃知彼雖偃
蹇不欲與世接然猶未能平其心或爲事物是非相
感發於是有託而逃焉者也若顏氏子操瓢與簞曾
參歌聲若出金石彼得聖人而師之汲汲每若不可
及其於外也固不暇恣何麴蘗之託而昏冥之逃邪
吾又以爲悲醉鄉之徒不遇也建中初天子嗣位有
意貞觀開元之正績在廷之臣爭言事當此時醉鄉
之後世又以直廢吾既悲醉鄉之文辭而又嘉良臣
之烈思識其子孫今子之來見我也無所挾吾猶將
張之況文與行不失其世守渾然端且厚惜乎吾力

不能振之而其言不見信於世也於其行姑與之飲酒

送齊皞下第序　　韓愈

古之所謂公無私者其取捨進退無擇於親疎遠邇惟其宜可焉其下之視上也亦惟視其舉黜之當否不以親疎遠邇疑乎其上之人故上之人行志擇誼坦乎其無憂於下也下之人尅己慎行確乎其無惑於上也是故爲君不勞而爲臣甚易見一善焉可得詳而舉也見一不善焉可得明而去也及道之衰上下交疑於是乎舉讎舉子之事載之傳中而稱美之而謂之忠見一善焉若親與邇不敢舉也見一不善焉若疏與遠不敢去也衆之所同好焉矯而黜之乃公也衆之所同惡焉激而舉之乃忠也於是乎有違心之行有怫志之言有內媿之名若然者俗所謂良有司也膚受之訴不行於君巧言之誣不起於人矣烏虖今之君天下者不亦勞乎爲有司者不亦難乎爲人嚮道者不亦勤乎是故端居而念焉非君人者之過也則曰有司焉則非有司之過也則曰今率天下人焉則非今率天下人之過也蓋其漸有因其本有根生於私其親成於私其身以己之不直而謂人皆然其植之也固久其除之也實難非百年必世不可得而化也非知命不惑不可得而改也已矣乎其終能復古乎若高陽齊生者其起予者乎齊生之兄爲時名相出藩于南朝之碩臣皆其舊交齊生率進士有司用是連枉齊生齊生不以云乃曰我之未至也有司其枉我哉我將利吾器而俟其時耳抱負其業東歸於家吾觀於人有不得志則非其上者衆矣亦莫計其身之短長也若齊生者既至矣而曰我未也

不以閔於有司其不亦鮮乎哉吾用是知齊生後日誠良有司也能復古者也公無私者也知命不惑者也

送楊少尹序

韓愈

昔疏廣受二子以年老一朝辭位而去于時公卿設供張祖道都門外車數百兩道路觀者多歎息泣下共言其賢漢史既傳其事而後世工畫者又圖其迹至今照人耳目赫赫若前日事國子司業楊君巨源方以能詩訓後進一旦以年滿七十亦白丞相去歸其鄉世常說古今人不相及今楊與二疏其意豈昊也予忝在公卿後遇病不能出不知楊侯去時城門外送者幾人車幾兩馬幾疋道邊觀者亦有歎息知其爲賢以否而太史氏又能張大其事爲傳繼二疏蹤跡否不落莫否見今世無工畫者而畫與不畫固不論也然吾聞楊侯之去丞相有愛而惜之者白以爲其都少尹不絕其祿又爲歌詩以勸之京師之長於詩者亦屬而和之又不知當時二疏之去有是事否古今人同不同未可知也中世士大夫以官爲家罷則無所於歸楊侯始冠舉於其鄉歌鹿鳴而來也今之歸指其樹曰其樹吾先人之所種也某水某丘吾童子時所釣遊也鄉人莫不加敬誡子孫以楊侯不去其鄉爲法古之所謂鄉先生没而可祭於社者其在斯人歟其在斯人歟

送權秀才序

韓愈

伯樂之廐多良馬卞和之匱多美玉卓犖環怪之士宜乎遊於大人君子之門也相國隴西公既平汴州天子命御史大夫吳縣男爲軍司馬門下之士權生實從之來權生常人耳其文辭引物連類

窮情盡變宮商相宣金石諧和寂寥乎短章春容乎大篇如是者閔之累日而無窮焉愈常觀於皇都每年貢士至千餘人或與之遊或得其文若權生者百無一二焉如是而將進於明有司重之以吳縣之其果有成哉於是感賦詩以贈之

韓愈

送石處士序

河陽軍節度御史大夫烏公爲節度之三月求士於從事之賢者有薦石先生者公曰先生何如曰先生居嵩邙澗穀之間冬一裘夏一葛食。朝夕飯一盂蔬一盤人與之錢則辭請與出游未嘗以事辭勸之仕不應坐一室左右圖書。與之語道理。辨古今事當否。論人高下。事後當成敗。若河決下流而東注。若驅四馬駕輕車就熟路而王良造父爲之先後也。若燭照數計而龜卜也。大夫曰。先生有以自老。無求於人。其肯爲其來邪。從事曰。大夫文武忠孝。求士爲國。不私於家。方今冠聚於恒。師環其疆。農不耕收。財粟殫亡。吾所處地歸輸之塗。治法征謀宜有所出。先生仁且勇若以義請而疆委重焉其何說之辭於是譔書詞具馬幣卜日以授使者求先生之廬而請焉。先生不告於妻子不謀於朋友冠帶出見客。拜受書禮於門內。歸遂以爲先生壽又酌而祝曰使大夫恂恂無甘受佞人而外敬正士無宵則沐浴戒行事載書冊問道所由。告行於常所來往。晨則畢至張上東門外。酒三行且起。有執爵而言者曰。大夫真能以義取人先生眞能以道自任決去就爲先生別又酌而祝曰凡去就出處何常惟義之味於諂言惟先生是聽以能有成功保天子之寵命又祝曰使先生無圖利於大夫而私便其身圖先生

起拜祝辭曰敢不敬蚤夜以求從祝規於是東都之人士咸知大夫與先生果能相與以有成也遂各爲歌詩六韻退愈爲之序云

送温處士赴河陽軍序　韓愈

伯樂一過冀北之野而馬羣遂空夫冀北馬多天下。伯樂雖善知馬安能空其羣邪解之者曰吾所謂空非無馬也無良馬也伯樂知馬遇其良輒取之羣無留良焉苟無良雖謂無馬不爲虛語矣東都固士大夫之冀北也恃才能深藏而不市者洛之北涯曰石生其南涯曰温生大夫烏公以鈇鉞鎮河陽之三月以石生爲才以禮爲羅羅而致之幕下未數月也以温生爲才於是以石生爲媒以禮爲羅又羅而致之幕下東都雖信多才士朝取一人焉拔其尤暮取一人焉拔其尤及百司之執事與吾輩二縣之大夫政有所不通事有所可疑矣所諮而處焉士大夫之去位而巷處者誰與嬉遊小子後生於何考德而問業焉搢紳之東西行過是都者無所禮於其廬若是而稱曰大夫烏公一鎮河陽而東都處士之廬無人爲豈不可也夫南面而聽天下其所詘重而恃力者惟相與將耳相爲天子得文武士於幕下求內外無治不可得也愈靡於茲不能自引去資二生以待老今皆爲有力者奪之其何能無介然於懷邪生既至拜公於軍門其爲吾以前所稱爲天下賀以後所稱爲吾致私慾於盡取也留守相公首爲四韻詩歌其事愈因推其意而序之

又玄集序

韋莊

謝玄暉又集盈編止誦澄江之句曹子建詩名冠古

唯吟清夜之篇是知美稼千箱兩岐奚少繁絃九變大濩殊稀入華林而珠樹非多閱衆籟而紫簫唯一所以擷芳林下拾翠巖邊沙之汰之始辨辟寒之寶載雕載琢方成瑚璉之珍故知頷下採珠難求十斛管中窺豹但取一斑自國朝大手名人以至今之作者或百篇之內時記一章或全集之中微微數首但掇取其清詞麗句錄在西齋莫窮其巨派洪瀾任歸東海惣其記得者才子一百五十人誦得者名詩三百首長樂暇日陋巷窮時聊撼膝以書紳匪攢心而就簡皆詩中鼓吹名下笙簧擊鳧氏之鍾霜清日觀淬雷公之劒影動星津雲間分合壁之光海上運摩天之翅奪造化而雷雲涌起役鬼神而風雨奔馳但思其食馬留肝徒云染指豈慮其烹魚去乙或致傷[illegible]自慙乎鼉腸易盈非嗜其熊蹯獨美然則律者既採繁者是除何知黑白之鵝強識淄澠之水左太沖十年三賦未必無瑕劉穆之一日百函焉能盡麗是知班張屈宋亦有蕪辭沈謝應劉猶多累句雖遺妍可惜而備載斯難亦由執斧伐山止求嘉木挈瓶赴海犆汲甘泉等同於風月煙花各是其樝梨橘柚音姚合所撰極玄集一卷傳於當代已盡精微今更採其玄者勒成又玄集三卷記方流而目眩閱麗水而神疲魚兎雖存筌蹄是棄所以金盤飲露唯採沆瀣之精花界食珍但享醍醐之味非獨資於短見亦可貽於後昆採實去華俟諸來者光化三年七月二日前左補闕韋莊述

送吉州杜司户審言序　陳子昂

嗟夫德則有隣才不必貴昔有耕于巖石而名動京師詞感帝王乃位昇武騎夫豈不遭昌運哉蓋時命

不齊奇偶有數當用賢之世賈誼竄於長沙居好文之朝崔駰放於遼海況大聖提象群臣守規杜司户炳靈翰林研機策府有重名於天下而獨秀於朝端徐陳應劉不得廁其壘何王沈謝適足靡其旗而載筆下寮三十餘載秉不羈之操物莫同塵合絶唱之音人皆寡和群公愛禰衡之俊留在京師天子以相譴之非謫居外郡蒼龍闡茂扁舟入吳告別千秋之瀟湘之游穿洞庭之樂吳歈楚舞右琴左壺將以緩燕客之心慰越人之思杜君乃挾琴起舞抗首高歌哀皓首而未遇恐青春之蹉跎且欲携幽蘭結芳桂飲石泉以節味詠商山以卒歲返耕餉木吾將老焉

群公嘉之賦詩以贈凡四十五人具題爵里合絶

集作絶含

送劼赴太學序

王勃

今之游太學者多矣咸一切欲速百端進取故夫膚受耒學者因利乘便經明行脩者華存實爽至於捃骨鯁之風標報聖賢之言懷一作遠遠大之舉蓋有之矣未之見也可以深慕哉且吾家以儒輔仁述作存者八代矣未有不久於其道而求苟出者也故能立經陳訓刪書定禮揚魁梧之風樹清白之業使吾徒子孫有所取也大雅不亡幹父之蠱書不亡詩不亡不如友生四者備矣加之執德弘信道篤心則口誦廢食忘寢渙然有所成望然有所伏然後可以託教義編人倫彰風聲議出處若意不感慨行不卓絶輕進苟動見利忘義雖一階履半級何

足恃哉終見棄於高人但自溺於下流矣吾被服家業霑濡庭訓切磋琢磨戰兢惕勵者二十餘載矣幸以薄伎獲蠲戎役嘗耻道未成而受祿恨不得如古君子四十強而仕也而房族多孤飦粥不繼迫父兄之命覩飢寒之切解巾捧檄扶老携幼今既至於斯矣不蠶而衣不耕而食吾何德以當哉至於竭小人之心申猶子之道飲食衣服晨昏左右庶幾乎令汝無反顧憂也行矣自愛游必有方離別咫尺未足耿耿嗟乎不有居者誰展色養之心不有行者孰就揚名之業籩豆有餞菽水盡心盍各賦詩叙離道意云爾

周公瑾墓下詩序

梁肅

昔趙文子觀九原有歸歟之歎謝靈運適（集作莊）朱方興墓下之作或懷德異世或感舊一時而清詞雅義終古不歇十三年春予與友人毆陽仲山旅游于吳里巷之間有墳巋然問於人則曰吳將軍周公瑾之墓也予嘗覽前志壯公瑾之業歷于（集作於）遺墟想公瑾之神息駕而予徘徊不能去伊昔漢綱既解當塗方熾利兵南浮江漢失險公瑾嘗用寡制衆挫強爲弱燎火一舉樓船灰飛遂乃張吳之臂壯蜀之趾以魏祖之雄武披攘躑躅救死不暇袁彥伯贊是功曰三光三分宇宙蹔隔富哉言乎於是時彌遠而氣（集作名）益振世逾往而聲不滅有由然矣詩人之作感於物動於中發於詠歌形於事業事之博者其辭盛志之大者其感深故仲山有過墓之什廓然其慮粲乎其文可以窺盤桓居貞之道梁父閑吟之意凡有和者當繫於斯文

雲母泉詩序

李華

洞庭湖西玄石山俗謂之墨山山南有佛寺寺倚松嶺松嶺下有雲母泉泉出石中引流分渠周遍庭宇發源如乳漉末派如淳漿烹茶漱蒸灌園漱濯（一作齒）皆用之大浸不盈大旱不耗自墨山西北至石門東南至東陵廣輪二十里盡生雲母牆階道路燦燦（一作炯炯）如列星井泉溪澗色皆純白鄉人多壽考無癖痼疥搔之疾華深樂之潁川陳公天寶中與華同爲諫官公性與道合忽於權利方挂冠投簪顧華以名山之契乾元初公貶清江丞移武陵丞華貶杭州恩復左補闕上元中俱奉詔徵公自清江至武陵道路多虞詔（一作制）書不至華泝江而西次于岳陽江山延望日夕相見思與高賢共飲雲母之泉躬耕墨山之下敢違朝命以徇私欲秋風露寒洞庭微波一聞猿聲不覺涕下況支離多病年齒（一作甫）始衰願藥餌扶壽以咒無生之學事乖志負火熱予心寄懷此篇亦以書予（一作公）之志也

禪月集序

吳融

夫詩之作者善善則詠頌之惡惡則風刺之苟不能本此二者韻雖甚切猶土木偶不主於氣血何所尚哉自風雅之道息爲五言七言詩者皆率拘以句度屬對焉既有所拘則演情叙事不盡矣且歌與詩其道一也然詩之所拘悉無之足得放意取非常語語非常意意又盡則爲善矣國朝能爲歌詩者不少獨李太白爲稱首蓋氣骨高舉不失頌詠風刺之道厥後白樂天爲諷諫五十篇亦一時之奇逸極言昔張爲作詩圖五層以白氏爲廣德大教化主不錯矣至於李長吉以降皆以刻削峭拔飛動文彩爲第一流有下筆不在洞房蛾眉神山詭怪之間則讀之不顧

邇來相數學者靡漫浸淫困不知變嗚呼亦風俗使然君子萌一心發一言亦當有益於事矧極思屬詞得不動關於教化沙門冥休本江南人幼得苦空理落髮於東陽金華山機神穎秀止于荆門龍興寺余謫官南行因造其室每談論未嘗不了於理性自是而往日入忘歸邈然浩然使我不知放逐之感此外商搉二雅酬唱循環越三日不相往來恨踈矣如此者凡暮有半上人之作多以理勝復能創新意其語往往得景物於混茫之際然其旨歸必合於道太白樂天既殁可嗣其美者非上人而誰丙辰歲余蒙恩詔歸與上人别袖出歌詩草一本曰西岳集以爲書矣竊慮將來作者或未深知故題於卷之首時巳未歲嘉平月之三日

顧雲

唐風集序

大順初皇帝命小宗伯河東裴公掌邦貢次二年遷考來隱者出異人俊士始大集都下於郡進士中得九華山杜荀鶴拔居上第諸生謝恩日列坐既定公損生謂曰聖上嫌文教未多張於得如高宗朝拾遺陳公作詩出繼二雅馳驟建安削苦澀僻碎略遥靡淺切破艷冶之堅陣擒雕巧之酋帥皆摧撞折角崩潰解散掃蕩詞場廓清文祲然後有戴容州劉隨州王江寧率其徒揚鞭按轡相與呵樂來朝於正道矣以生詩有陳體可以潤國風廣王澤固擢生以塞詔意生勉爲中興詩宗生謝而退次年寧親江毒以僕故山皆隱者出平生所著五七言三百篇見簡詠其雅麗清苦激越之句能使貪吏廉邪臣正父慈子孝兄良弟順人倫紀綱備矣其壯語大言則決起逸發可以左攬工部袂右拍翰林肩吞賈喻八九於胷中

曾不蘭介或情發乎中則極思冥搜游泳希夷形兀枯木五聲勞於呼吸萬象悉於抉剔信詩家之雄傑者也美哉裴公之知人爲不誣矣成戲旌別敘憲史臣之職也僕幸得爲之叙録視其人齒尚壯才力未盡謳吟之興方酣俟其繼作得如周頌魯頌者廣之爲唐風集老而益精留次序景福元年壬子夏述

吳興畫公集序

于頔

詩自風雅道息二百餘年而騷人作其旨愁思其文婉麗亡楚之變風歟至西漢李陵蘇武始全爲五言詩體源於其風流於騷故多憂傷離遠之情梁昭明所造文選録古詩十九首亡其姓氏觀其詞蓋東漢之世李蘇之流洎建安中王仲宣曹子建鼓其風晉世陸士衡潘安仁揚其波王曹以氣勝潘陸以文尚氣勝者魏祖興武功於二京已覆文尚者晉武帝圖於五胡蹔亂觀其人文興亡之迹人焉廋哉宋高祖平桓玄定江表文帝繼業五年間江左寧謐魏晉文章鬱然復興康樂侯謝靈運獨步江南俯視潘陸其文炳而麗其氣逸而暢騁風雷於江山變晴昏於咫尺言之麗則者也逮乎高世宣城守謝玄暉亦得其詞調函於風格不侔康樂矣梁陳已降雖作者不絶而五言之道不勝其情矣有唐吳興開士釋皎然字清晝即康樂之十世孫也得詩人之奥旨傳乃祖之蕃華江南詞人莫不楷範函於緣情綺靡故詞多芳澤師古典制故律尚清壯其或發明玄理則深契真人不可得而思議也貞元壬申歲余分刺吳興之明年集賢殿御書院有命徵其文集余自采而編之得詩五百四十六首分爲十卷納于延閣書府上人以

余嘗著詩述論前代之詩逸託于集序辭不獲已略志其變上人之植情和稟質端懿中祕空寂外開方便妙言說於文字了心境於定惠又釋門之慈航智炬也余游之內者何足以扣玄關謝氏世爲詩人豈佛書所謂習氣云

三遊洞序

白居易

平淮西之明年冬予自江州司馬授忠州刺史微之自通州司馬授虢州長史又明年春各祇命之郡與知退偕行三月十日參會於夷陵翌日微之反棹送予至下牢戍又翌日將別未忍引舟上下者久之酒酣聞石間泉聲因捨棹進策步入缺岸初見石如疊如削其恠者如引臂如垂踵次見泉如瀉如灑甚奇者如懸練如不絕綫遂相與維舟巖下率僕夫芟蕪刈苔梯危縋滑休而復上者凡四五焉仰睇俯察絕無人迹但水石相薄磷磷鑿鑿跳珠濺玉驚動耳目自未訖戍愛不能去俄而峽山昏黑雲破月出光氣含吐互相明滅晶熒玲瓏象生其中雖有敏口不能名狀既而通夕不寐迨且將去憐奇惜別且歎且言知退曰斯境勝絕天地間其有幾乎如之何俯通津綿歲代寂寥委置罕有到者乎予曰借此喻彼可爲長太息者豈獨是哉豈獨是哉微之曰誠哉是言矧吾人難相逢斯境不易得今兩偶於是得無述乎請各賦古調詩二十韻書于石壁仍命予序而紀之又以吾三人始遊故目爲三遊洞洞在硤州上二十里比峯下兩崖相歛間欲將來好事者知故備書其事

送崔羣序

柳宗元

貞松產於巖嶺高直聳秀條暢碩茂粹然立于千仞之表和氣之發也稟和氣之至者必合以正性於是

有貞心致質用固其本御
儀之清河崔敦詩有柔燭
復禮物議歸厚其有稟於
其性慤論忠告交道甚直
聲振於京師嘗與隴西李
友朽直敦柔深明沖曠坦
端毅高朗振邁悅崔君之
宜求正於韓龔和於李就
視默與道合今將寧覲東
命爲之序予於崔君有通
以是合之崔君以文學登
之選首讎校之列然吾不
其末云

送桂州杜留後詩序　柳宗元

觀室者觀其隅隅之巍然直方以固則其中必端莊
宏達可居者也人孰異夫是今若杜君之隅可觀而
中可居居之者德也賛南方之理理是以大抱留府
之政政是以光其道不撓好古書百家言洋洋蒲車
行則與俱止則相對積爲義府溢爲高文慤而和肆
而信豈詩所謂抑抑威儀惟德之隅者耶今往也有
以其道聞于天子天子唯士之求爲急杜君欲辭事
臣侍從之位其可得乎濮陽吳武陵直而甚文樂杜
君之道作詩以言余猶吳也故於是乎序焉

送亘師南遊詩序　柳宗元

君子病無乎内而飾乎外有乎内而不飾乎外者無
乎内而飾乎外則是設覆爲穽也禍孰大焉有乎内
而不飾乎外則是焚梓毀璞也詬孰甚焉於是有切
磋琢磨鏃礪括羽之道聖人以爲重豆豔生内之有

者也余是以好之而欲其遂焉而恒以幼孤羸餒爲懼恤恤焉遊諸侯求給乎是是固所以有乎內者也然而不克專志於學飾乎外者未大吾願子以詩禮爲冠屨以春秋爲襟帶以圖史爲佩服琅乎璆璜衝牙之響發焉煌乎山龍華蟲之采列焉則揖讓周旋乎宗廟朝廷斯可也惜乎余無祿食於世不克稱其欲成其志而姑欲其速反也故詩而序云

送薛存義序　柳宗元

河東薛存義將行柳子載肉于俎崇酒于觴追而送之江滸飲食之且告曰凡吏于土者若知其職乎蓋民之役非以役民而已也凡民之食于土者出其十一傭乎吏使司平於我也今我受其直怠其事者天下皆然豈唯怠之又從而盜之向使傭一夫於家受若直怠若事又盜若貨器則必甚怒而黜罰之矣以今天下多類此而民莫敢肆其怒與黜罰何哉勢不同也勢不同而理同如吾民何有達于理者得不恐而畏乎存義假令零陵二年矣蚤作而夜思勤力而勞心訟者平賦者均老弱無懷詐暴憎其爲不虛取直也的矣其知恐而畏也審矣吾賤且辱不得與考績幽明之說於其往也故賞以酒肉而重之以辭

送李渭赴京師序　柳宗元

過洞庭上湘江非有罪左迁者罕至又況踰臨源嶺下灕水出荔浦名不在刑部而來吏者其加少也固宜前余逐居永州李君至固怪其棄美仕就醜也無所束縛自取瘴癘後余斥刺柳州至于桂君又在焉方屑屑爲吏噫何自苦爲是耶明時宗室屬子當尉畿縣今王師連征不貢二府方汲汲求士李君讀書爲詩有幹局久遊燕魏趙代聞知人情識地利能言

其故以是入都于丞相益國事不求獲乎已而已以有獲予嫉其不爲是乂乎今而曰將行請余以言行哉行哉言止是而已

送濬上人歸淮南覲省序　柳宗元

金僊氏之道蓋本於孝敬而後積以衆德歸於空無其敎演敎戒於中國者離爲異門曰禪曰法曰律以誘掖迷濁世用宗奉其有脩整觀行尊嚴法容以儀範于後學者以爲持律之宗焉上人窮討秘義發明上乘奉威儀三千雖造次必備所以此道宣於江湖之人江湖之人悅其風而受其賜攀慈航望彼岸者蓋千百計天子聞之徵至闕下御大明秘殿以問焉尊揚本敎頗甚稱旨京師士衆方且翹然仰天雲之澤以植德本而上人不勝顧復之恩退懷省待之禮懇迫上乞遂無以奪由是杖錫東顧振衣晨征右司貧外郎劉公深明世典通達釋敎與上人爲方外遊始榮其至今惜其去於是合郎署之友詩以貺之退使孺子執簡而序之因繫其辭曰上人尊於律行恒乂弥固其儀刑後學者歟誨于生靈觸類蒙福其積衆德者歟覩于高堂視遠如邇其本孝敬者歟若然者是將心歸空無捨筏登地固何從而識之乎古之贈禮必以輕先重故鄭商之犒先乘韋魯侯之贈後吳鼎今餞詩之重皆衆吳鼎也故乘韋之比得序而先之且曰由禮而不敢讓焉

愚溪詩序　柳宗元

灌水之陽有溪焉東流入于瀟水或曰冉氏嘗居也故姓是溪曰冉溪或曰可以染也名之以其能故謂之染溪余以愚觸罪謫瀟水上愛是溪入二三里得其尤絶者家焉古有愚公谷今予家是溪而名莫能定土

之居者猶齗齗然不可以不更也故更之爲愚溪愚
溪之上買小丘爲愚丘自愚丘東北行六十步得泉
焉又買居之爲愚泉凡六穴皆出山下平地蓋
上出也合流屈曲而南爲愚池愚池之東爲愚堂堂
南爲愚亭愚亭之中爲愚島嘉木異石錯置皆山水之奇者以余故咸以愚辱
焉夫水智者樂也今是溪獨見辱於愚何哉蓋其流
甚下不可以灌溉又峻急多坻石大舟不可入也幽
邃淺狹蛟龍不屑不能興雲雨無以利世而適類於
余然則雖辱而愚之可也窮武子邦無道則愚智而
爲愚者也顏子終日不違如愚睿而爲愚者也皆不
得爲眞愚今余遭有道而違於理悖於事故凡爲愚
者莫我若也夫然則天下莫能爭是溪余得專而名
焉溪雖莫利於世而善鑒萬類清瑩秀徹鏘鳴金石

能使愚者喜笑眷慕樂而不能去也余雖不合於俗
亦頗以文墨自慰漱滌萬物牢籠百態而无所避之
以愚辭歌愚溪則茫然而不違昏然而同歸超鴻蒙
混希夷寂寥而莫我知也於是作八愚詩紀於溪石

上

婁二十四秀才花下對酒唱和詩序　柳宗元

君子遭世之理則呻呼踴躍以求知於世而遯隱之
志息焉於是感激憤悱思奮其志略以效於當世以
形於文字伸於歌詠是故有其具而未得行其道者
之爲之也婁君志乎道而遭乎理之世其道宜行而
其術未用故爲文而歌之有求知之辭以余弟同志
而偕未達故贈詩以悼時之往也余既困辱不得預
睹世之光明而幽乎楚越之間故合文士以申其致
將俟夫木鐸以聞於金石大凡編辭於斯者皆太平

之不遇人也

送方希則序　　歐陽脩

蒙莊以紳笏為柴柵班伯以名聲為韁鎖夫軒裳輝華人之所甚欲彼豈惡之邪盖將有激云爾是以君子輕去就隨卷舒富貴不可誘故其氣浩然勇過乎賁育毀譽不以屑其量恬然不見於喜愠能及是者達人之節而大方之家乎希則茂才入官三舉進士不利命乎數奇時不見用而具夷然拂衣師心自往推否泰以消息輕寄物之去来淵乎其大雅之君子而幾類於昔賢者乎余自來上都寓謁舍化衣京塵穿履金門者再見春矣會天子方嚮儒學招徠俊良開賢科命鄉舉而四方之傑齎貢函詣公車者十百千數余雖後進晚出而掎裳摩趺攘臂以遊其間交者固已多矣晚方得君傾盖道塗一笑相樂形忘乎外心照乎內雖濠梁之遊不若是也未幾君召試中臺以枉於有司奪席見罷搢紳議者咸傷寃之君方澹乎冲襟竟於使人不能窺也後數日齎裝具舟泛然東下以余辱交者索言以為贈夫恢識字以見乎遠窮倚伏以至于命此非可為淺見寡聞者道也希則達人爾可一言之昔公孫常退歸鄉人再推射策遂第一更生書數十上每聞報罷而終為漢名臣以希則之資材識業而沈冥鬱堙者豈非天將張之而固翕之邪不然何邅廻而若此也夫良工晚成者器之大後發先至者驥之良異日垂光虹蜺濯髮雲漢使諸儒後生企仰而不暇此固希則楮囊中所畜爾豈假予詳言之哉觴行酒半坐者皆欲去操觚率然辭不逮意同年景山欽之識之亦賦詩以為別則祖離道舊之情備之矣此不復云

送梅聖俞歸河陽序

歐陽脩

至寶潛乎山川之幽而能先群物以貴於世者負其有異而已故珠潛于淵玉潛于璞不與夫蜃蛤礝石混而棄者其先膺美澤之氣輝然特見于外也士固有潛乎卑位而與夫庸庸之流俯仰上下然卒不混者其文章才美之光氣亦有輝然而特見者矣然求珠者必之乎海求玉者必之乎藍田求賢士者必之乎通邑大都據其會就其名而擇其精焉爾洛陽天子之西都距京師不數驛搢紳仕宦雜然而處其中余嘗與之徜徉於嵩洛之下每得絶崖倒壑深林古宇則必相與吟哦其間始而歡然以相得終則暢然覺乎薰蒸浸漬之為益也故久而不厭既而以吏事悲夫潛乎下邑混於庸庸然訖言歸余且惜其去又非悲其世者特其異而已則光氣之輝然者豈能掩之哉

送徐無黨南歸序

歐陽脩

草木鳥獸之為物衆人之為人其為生雖異而為死則同一歸於腐壞澌盡泯滅而已而衆人之中有聖賢者固亦生且死於其間而獨異於草木鳥獸衆人者雖死而不朽逾遠而彌存也其所以為聖賢者修之於身施之於事見之於言是三者所以能不朽而存也修於身者無所不善施於事者有得有不得焉其見於言可也自詩書史記所傳其人豈必皆能言之士哉其見於言者則又有能有不能也施於事矣不見於

修於身矣而不施於事不見於言亦可也孔子弟子有能政事者矣有能言語者矣若顏回者在陋巷曲肱飲卧而已其羣居則默然終日如愚人然自當時羣弟子皆推尊之以為不敢望而及後世更百千歲亦未有能及之者其不朽而存者固不待施於事況於言乎予讀班固藝文志唐四庫書曰見其所列自三代秦漢以來著書之士多者至百餘篇少者猶三四十篇其人不可勝數而散亡磨滅百不一二存焉予竊悲其人文章麗矣言語工矣無異草木榮華於文字間者皆可悲也東陽徐生少從予學為文章而卒與三者同歸於泯滅夫言之不可恃也蓋如此而後衆人之汲汲營營而忽焉以死者雖有遲有速今之學者莫不慕古聖賢之不朽而勤一世以盡心而勉其思也故於其歸告以是言然予固亦喜為文辭者亦因以自警焉

歐陽脩

謝氏詩序

天聖七年予始遊京師得吾友謝景山景山少以進士中甲科以善歌詩知名其後予於他所文得令舍人宋公所為景山母夫人之墓銘言夫人好學通經自教其子乃知景山出於顒閩數千里之外負其藝遂以名知於人者緊其母之賢也今年予自夷陵至許昌景山出其女弟希孟所為詩百餘篇然後又知景山之母不獨成其子之名而又以其餘遺其女也景山嘗學杜甫杜牧之文以雄健高逸自喜希孟之言尤隱約深厚守禮而不自

放有古幽閒淑女之風非特婦人之能言者也然景山嘗從今世賢豪者遊故得聞於當時而希孟不幸爲女子莫自章顯於世昔衛莊姜許穆夫人録於仲尼而列之國風今有傑然巨人能輕重時人而取信後世者一爲希孟重之其不泯沒矣予固力不足者復何爲哉復何爲哉希孟嫁進士陳安國卒時年二十四景祐四年八月一日守峽州夷陵縣令歐陽脩序

金石録後序

李易安

金石録三十卷者何趙侯德夫所著書也取上自三代下訖五季鐘鼎鬳鬲槃匜尊敦之款識豐碑大碣顯人晦士之事跡凡見於金石刻者二千卷皆正其僞謬去取褒貶上足以合聖人之道下足以訂史氏之失者皆具載之可謂多矣嗚呼且王播元載之禍書畫與胡椒無異長輿元凱之病錢癖與傳癖何殊名雖不同其惑一也余建中辛巳始歸趙氏時先君作禮部員外郎侯年二十一在太學作學生趙李族寒素貧儉每朔望謁告出質衣取半千錢步入相國寺市碑文果實歸相對展玩咀嚼自謂葛天氏之民也後二年出仕宦便有飯蔬衣練窮遐方絶域盡天下古文奇字之志日就月將漸益堆積丞相居政府親舊或在館閣多有亡詩逸史魯壁汲冢所未見之書遂力傳寫寢覺有味不能自已後或有古今名人書畫三代奇器亦復脫衣市易嘗記崇寧間有人持徐熙牡丹圖求錢二十萬當時雖貴家子求二十萬錢豈易得耶留信宿計無所出而還之夫婦相向懷悵者數日後屏居鄉里十年徧取俯拾衣食有餘連守兩郡竭俸入以事鉛槧每獲一書即同共是正校

勘整集籤題得書畫鼎彝亦摩玩舒卷指摘疵病盡
一燭爲率故能筆札精緻字畫完整寇諸收書家余
性偶強記每飯罷坐歸來堂烹茶指堆積書史言某
事在某書某卷第幾葉第幾行以中否角勝負爲飲
茶先後中則舉杯大笑至茶傾覆懷中反不得飲而
歸甘心老是鄉矣故雖處憂患困窮而志不少緩書
既成歸來堂起書大厨簿甲乙置書冊如要講讀即
請鎖上簿關出卷帙或少損汚必徵責揩塗完整故
不復向時之坦夷也是欲求適意反取慘慓余性不
耐始謀食去重肉衣去重采首無明珠翠羽之飾室
無塗金刺繡之具遇書史百家字不刊缺本不訛謬
者輒市之儲作副本自來家傳周易左氏傳兩家者
流文字最備于是几案羅列枕席枕藉意會心謀目
往神授樂在聲色狗馬之上至靖康丙午歲侯宇淵
川聞金寇犯京師四顧茫然盈箱溢篋且戀戀且悵
悵知其必不爲已物矣建炎丁未春三月奔太夫人
喪南來既長物不能盡載廼先去書之重大印本者
又去畫之多幅者又去古器無款識者後又去書之
監本者畫之尋常者凡屢減去尚載書十五車至東
海連艫渡淮又渡江至建康青州故第而鎖書冊什
物用屋十餘間期明年春再具舟載之他十二月金
人陷青州凡所謂十餘屋者已化爲煨燼矣戊申秋
九月侯起復知建康府已酉春三月罷建康具舟上
蕪湖入姑蘇將卜居顧水上夏五月至池陽被旨知
湖州過闕上殿遂駐家池陽獨赴詔六月十二日始
負擔捨舟坐岸上着衣岸巾精神如虎目爛爛光射
人望舟中告別余意甚惡呼曰如待聞城中緩急棄
何戰手遥應曰從衆必不得已先棄輜重次衣袂次

書冊次卷軸次古器獨所謂宋器者可自抱負與身
俱存亡勿亡之遂馳馬去塗中奔馳冒大暑感疾至
行在病痁或熱必服寒藥疾可憂遂觧舟下一日夜
行三百里比至果大服柴胡黃芩藥瘧且痢病危在
膏肓余悲泣倉皇不忍問後事八月十七日遂不起
取筆而作詩絶筆而終殊無分香賣履之意葬畢顧
四維無所之朝廷已分遣六宮又傳江當禁渡時猶
有書二萬卷金石刻二千卷器皿茵褥可待百客他
長物稱是余又大病僅存喘息事勢日迫念侯有妹
婿仕兵部侍郎從衛在洪州遂遣二故吏先部送行
李往投之冬十二月金寇陷洪州遂盡委弃所謂連
艫渡江之書又散爲雲煙矣獨餘少輕小卷軸書帖
寫本李杜韓柳集世說鹽鐵論漢唐石刻副本數十
卷軸三代鼎鼐十餘事南唐寫本書數篋偶病中把

玩般在卧内者巋然獨存上江既不可往又虜勢叵
測有弟仕勑局刪定官遂往依之到台台守已遁之
嵊出陸又弃衣被走黃巖雇舟入海奔赴行在時駐
蹕章安從御舟岸道之温又之越庚戌十二月放散
百官遂之衢紹興辛亥春三月復赴越壬子又赴杭
先侯疾亟時有張飛卿學士携玉壺過示侯便携去
其實珉也不知何人傳道遂妄言有頒金之語或傳
亦有密論列者余大惶怖不敢言遂將盡家中所有
銅器等物欲去外廷投進到越已移幸四明不敢留
家中并寫本書寄嵊縣後官軍收叛卒取去聞盡入
故李將軍家所謂巋然獨存者無慮十去五六矣惟
有書畫硯墨可五七盝更不忍置他所常在卧榻所
手自開闔在會稽卜居土名鍾氏舍忽一夕空壁負
五盝去余悲慟不已重立賞收贖後二日隣人鍾復

皓出十八軸求賞故知其盜不遠矣萬計求之其餘
遂不可出今知盡爲吳說運使賤價得之所謂鼈然
獨存者十去七八所有一二殘零不能部帙書冊數
種平平書帖猶復愛惜如護頭目何愚也耶忽閱此
書如見故人因憶侯在東萊靜治堂裝標初就芸籤
縹帶束十卷爲一帙每日晚吏散輒較二卷跋題一
卷此二千卷有題跋者五伯二卷耳今手澤如新而
墓木已拱悲夫昔蕭繹江陵陷沒不惜國亡而毀裂
書畫楊廣江都傾滅不悲身死而後取圖書豈人性
之所著生死不能忘之歟或者天意以予菲薄而不
足以享此尤物耶抑亦死者有知尤斤斤愛惜不肯
留在人間邪何得之艱而失之易也嗚呼余自少陸
機作賦之二年至過蘧伯玉知非之兩歲三十四年
之間憂患得失何其多也然有有必有無有聚必有

散理之常人亡弓人得之又胡足道所以區區記其
終始者亦欲爲後世好古博雅之戒云紹興四年玄
默涒灘月朔甲寅易安居士序

易安居士李氏趙丞相挺之子諱明誠字
德夫之內子也才高學博近代鮮倫其詩詞
行於世甚多今觀爲其夫作金石錄後序使
人歎息不已以見此世間萬事真如夢幻泡影
而終歸於一空也

中華古籍保護